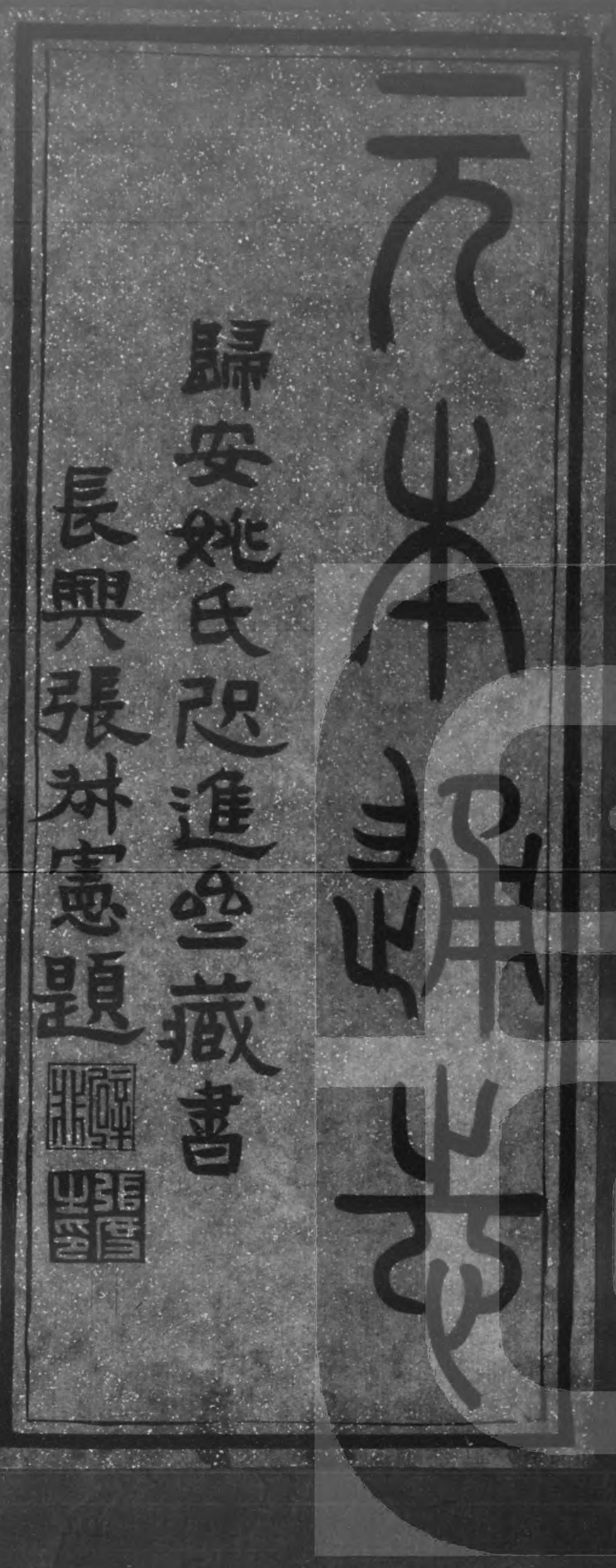

歸安姚氏咫進齋藏書
長興張林憲題

列傳第七十

後周

陸騰
馮景
盧辯 第光
韋瑱
寇儁
長孫紹遠 第澄
裴俠

周惠達
蘇綽 第椿
韋孝寬 子總 兄夔
柳虯 虯 第子幣 韋
虯第慶 慶子弘
長孫儉
盧柔
裴寬 寬第藻 漢

裴果

崔猷

李昶

鄭偉

司馬消難

薛善弟憺

薛憺

裴文擧

崔士謙弟說

鄭道邕

司馬裔

薛端弟裕

薛寘

陸騰字顯聖代人魏東平王侯玄孫也父旭魏太和中徵拜中書博士稍遷散騎常侍頗明易緯候之學知天下將亂隱於太行山屢徵不起卒騰慷慨有大節從爾朱榮平葛榮以功賜爵清河縣伯稍遷通直散騎常侍及魏孝武西遷騰時使青州遂沒於鄴東魏拜征西將軍陽城鎮將大統九年大軍東討陽城騰拒守司餘城陷被執文帝釋而禮之問其東閒消息騰盛論東州人物又敘述時事辭理抑揚文帝笑曰卿眞不苟本也即拜帳內大都督未幾除太子庶子遷武衛將軍騰既爲

文帝所知恩欲立功不願內職及安康賊黃衆寶等作
亂結連漢中衆數萬人攻圍東梁州城中糧盡詔騰率
軍自子午谷以援之與戰大破之軍還拜龍州刺史文
帝謂騰曰今欲通江由路直出南秦卿宜善思經略騰
曰臨機制變未敢預陳文帝曰此是卿取社國之日卿
其勉之即解所服金帶賜之州人李廣嗣李武等據險
歷政不能制騰造飛梯夜襲破之執廣嗣等於鼓下其
黨有任公忻圍逼州城請免廣嗣及武即散兵請罪騰
謂將士曰吾不殺廣嗣等可謂隨軍實而長寇讎即斬
廣嗣及武以首示之於是出兵奮擊盡獲之進位驃騎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轉江州刺史進爵上庸縣公陵
州木籠獠恃險暴橫每行抄劫詔騰討之獠既因山爲
城攻之未可按騰遂於城下多設聲樂及諸雜戲示無
戰心諸賊累棄其兵伎或攜妻子臨城觀樂騰知其無
備遂密縱兵奮擊諸賊惶懼不知所爲盡破之斬首萬
級俘獲五千人明帝初陵冒或等八州夷夏並反衆數
萬人攻破郡縣騰討平之武成元年詔騰入朝明帝面
勑之曰益州險遠非親勿易故令齊公憲作鎮鄉文武

之備已著遏遄兵馬鎮防皆當委卿統攝於是徙為隆
州刺史隨憲入蜀及趙公招代憲復請留之遷隆州總
管領刺史保定二年資州石磐人反殺郡守據險自守
州軍不能制騰率軍討擊盡破斬之蠻獠互反所在蜂
起山路險阻難得掩襲騰遂量山川形勢隨便開道蠻
獠畏威承風請服所開之路多得古銘並是諸葛亮桓
溫舊道是年鐵山獠抄斷內江路驛使不通騰乃進軍
討之出其不意一日下其三城招納降附者三萬戶帝以
騰母在齊未令東討適有其親屬自齊還朝者晉公護

奉令偽告騰云齊為無道已誅入公家丹兄並從流山表蓋
欲發其怒也騰乃發哀泣血志在復讎四年齊入公憲與
汝彼無事且宜偕吾也於是命騰馳傳還朝副憲東討
天和初信州蠻蜑據江硤反叛連結二千餘里自稱王
侯詔騰討之騰先趣益州募驍勇具樓船沿江而下軍
至湯谷分道奮擊所向摧破乃築京觀以旌武功涪陵
郡守蘭休祖據地方二千里阻兵為亂復詔騰討之接

真魚令城又破銅槃等七柵騰自在龍州至是前後破平諸賊凡賞得奴婢八百口馬牛稱是於是巴蜀悉定詔令樹碑紀績焉四年遷江陵總管陳遣其將章昭達圍江陵衛王直聞有陳寇遣大將軍趙訚孚遷哲等率步騎赴之並受騰節度時遷哲等守外城陳將程文季雷道勤夜來掩襲遷哲等驚亂不能抗禦騰夜遣開門舊擊大破之陳人奔潰道勤中流矢而斃陳人決龍川窒朔隄水灌江陵城騰親率將士戰於西隄破之陳人乃遁六年進位柱國爵上庸郡公建德二年徵拜大司

空鄭出爲涇州總管宣政元年冬薨於京師贈太尉公諡曰定子玄嗣玄字士鑒入隋時年七歲仕齊爲奉朝請成平縣令齊平武帝見玄特加勞勉即拜地官府都上士大象末爲隋文帝相府外兵參軍玄弟融字士顯最知名少歷顯職大象末位至大將軍定陵縣公

周惠達字懷文章武文安人也父信歷樂鄉平舒成平二縣令皆以廉能見稱惠達幼有節操好讀書美容貌魏齊王蕭寶夤爲瀛州刺史召惠達及河間馮景同在閣下甚禮之及寶夤入朝惠達隨入洛陽寶夤西征惠

達復隨入關寶賓寅除雍州刺史令惠達使洛陽未還而
寶賓謀反聞於京師以惠達是其行人將執之惠達乃
私馳還至潼關遇大使揚侃侃謂曰何故入虎口惠達
曰蕭王必爲左右所誤今往庶其改圖及至寶賓反形
已露不可彌縫遂用惠達爲光祿勳中書舍人寶賓既
敗唯惠達等數人從之寶賓語惠達曰人生富貴左右
咸言盡節及遭厄難乃知北風寒也賀拔岳爲關中大行
臺惠達爲岳府府屬岳爲侯莫陳悅所害惠達遁入蕩
陽之績麥山崖悅平歸於文帝文帝復以爲府司馬便委
時既承喪亂庶事多闕惠達營造戎仗儲積倉糧簡閱
士馬以濟軍國之務甚爲朝廷所稱後拜中書令進爵
爲公大統四年兼尚書右僕射其年文帝與魏文帝東
討令惠達輔魏太子居守總留臺事及芒山失律人情
駭動趙青雀據長安子城反惠達奉太子出渭橋北以
禦之軍還青雀等誅拜吏部尚書久之復爲右僕射自
關右草創禮樂缺然惠達與禮官損益舊章是以儀軌

高文帝爲大將軍大行臺以惠達爲行臺尚書大將
府司馬封文安縣子文帝出鎮華州留惠達知後事

稍備魏文帝因朝奏樂觀謂惠達曰此鄉功也惠達雖
君顯職性謙退善下人盡心勤公愛拔良士以此皆敬
而附之薨子顯嗣隋開皇初以惠達著績前代追封蕭
國公

馮景字長明河間武垣人也父傑為伏與令景少與周
惠達交俱以容從蕭寶寅寶寅後為尚書右僕射引景
領尚書郎令史正光中寶寅為關西大行臺景又為行
臺都令史及寶寅敗還長安或議歸罪關下或言留州
立功景曰擁兵不還此罪將大寶寅不從遂反及寶寅

平景方得還洛朝廷聞景有諫言故不罪之後事賀拔
岳為行臺郎岳使景詣齊神武察其行事神武聞岳使
至甚有喜色問曰賀拔公詎憶吾邪與景歃血託岳為
兄弟景還以狀報岳岳曰此姦有餘而實不足自古王
臣無私盟者也吾料之熟矣岳北合費也頭東引紇豆
陵伊利西總侯莫陳悅河州刺史梁景叡及酋渠為盟
誓共會平涼移軍東下懼有專任之嫌使景啓孝武帝
帝甚悅又為岳大都督府從事中郎侯莫陳悅平寸帝
使景於京師告捷帝有西遷意因問關中事熟否景勸帝

西遷後以迎孝武功封高陽縣伯除散騎常侍行臺尚書大統初詔行涇州事卒於官

蘇綽字令綽武功人魏侍中則之九世孫也累世二千石父協武功郡守綽少好學博覽羣書尤善算術從兄讓為汾州刺史文帝餞于都門外臨別謂曰卿家子弟之中誰可任用者讓因薦綽文帝乃召為行臺郎中在官歲餘未見知然諸曹疑事皆詢於綽而後定所行公文綽又為之條式臺中咸稱其能文帝與僕射周惠達論事惠達不能對請出外議之乃召綽以告其事綽即為量定惠達入呈文帝稱善曰誰與卿為此議者惠達以綽對因稱其有王佐之才文帝曰吾亦聞之久矣尋除著作佐郎屬文帝與公卿往昆明池觀漁行至城西故倉地顧問左右莫有知者或曰蘇綽博物多通請問之乃召綽問具以狀對文帝大悅因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既有口辯應對如流文帝益嘉之乃與綽並馬徐行至池竟不施網罟而還遂留綽至夜問以政道文帝卧而聽之綽於是指陳帝王之道兼述申韓之要文帝乃起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遂達曙

不厭詰朝乃謂周惠達曰蘇綽眞奇士吾方任之以政
即拜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出自是寵遇日隆綽始制文
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大統三年齊神武
三道入寇諸將咸欲分兵禦之獨綽意與文帝同遂併
力拒實參謀之於潼關封美陽縣伯十一年授大行臺
度支尚書領著作兼司農卿文帝方欲革易時政務行
彊國富民之道故綽得盡其智能贊成其事減官員置
二長并置屯田以實軍國又爲六條詔書奏施行之其
一先脩心曰凡今之方伯守令皆受命天朝出臨下國

論其尊貴並古之諸侯也是以前代帝王每稱共治天下
者唯良守宰耳明知百僚卿尹雖各有所司然其治民之
本莫若守宰之最重也凡治民之體當先治已心心者一
身之主百行之本心不清靜則思慮妄生思慮妄生則晃
理不明見理不明則是非謬亂是非既亂則一身不能自
治安能治人也是以治民之要在於清心而已夫所謂清
心者非不貪貨財之謂乃欲使心氣清和志意端靜心和
志靜則邪僻之慮無自而作邪僻不作則凡所思念無不
當務至公之理率至公之理以臨其人則彼下人孰不

從化是以稱治民之本先在治心其次又在治身凡人
君之身者乃百姓之表一國之的也表不正不可求直
影的不明不可責射中今君身不能自治而望治百姓
是猶曲表而求直影也君行不能自脩而欲百姓脩行
者是猶無的而責射中也故為人君者必心如清水形
如白玉躬行仁義躬行孝悌躬行忠信躬行禮讓躬行
兼平躬行儉約然後繼之以無倦加之以明察行此八
者以訓其人是以其人畏而愛之則而象之不待家教
自覺而自興行矣其二敦教化曰天地之性唯人為貴

明其有中和之心仁恕之行異於禽獸故貴之耳然性無常守隨化而遷化於敦樸者則質直化於
澆僞者則浮薄浮薄者則衰弊之風質直者則淳和之
俗衰弊則禍亂交興淳和則天下自治自古安危興亡
無不皆由所化也然世道雕喪已數百年大亂滋甚且
二十載人不見德唯兵革是聞上無教化唯刑罰是用
而中興始爾大難未弭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凡百
掌創率多權宜致使禮讓弗興風俗未反比年稍登稔
儉賦差輕衣食不切則教化可脩矣凡諸牧守令長各

宜洗心革意上承朝旨下宣教化者貴能窮之以導風
浸之以大和被之以遺德示之以朴素使百姓豐豐日
遷於善邪僞之心嗜慾之性潛以消化而不知其所以
然此之謂化也然後教之以孝悌使人慈愛教之以仁
順使人和睦教之以禮義使人敬讓慈愛則不遺其親
和睦則無怨於人敬讓則不競於物二者既備則王道
成矣此之謂教也先王之所以移風易俗還淳反素垂
拱而臨天下以至於太平者莫不由此此之謂要道也
其三蓋地利曰人生天地之間衣食為命食不足則飢
衣不足則寒飢寒切體而欲使人興行禮讓者此猶逆
坂走丸勢不可得也是以古之聖王知其若此先足其
衣食然後教化隨之夫衣食所以足者由於地利盡地
利所以盡者由於勸課有方主此教者在乎牧守今長
而已人者冥也智不自周必待勸教然後得盡其力諸
州郡縣每至歲首必戒勑部人無問少長但能操持農
器者皆令就田墾發以時勿失其所及布種既訖嘉苗
須理麥秋在野蠶簇於室若此之時皆宜少長悉力男
女併功若揚湯救火寇盜之將至然後可使農夫不失

其業蠶織婦得就其功若游手怠惰早歸晚出好逸惡勞不勤事業者則正長牒名郡縣守令隨事加罰罪一勸百此則明宰之教也夫百畝之田必春耕之夏種之秋收之然後冬食之此三時者農之要月也若失其一時則穀不可得而食故先王之戒曰一夫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飢者一婦不織天下必有受其寒者此三時不務省事而令人廢農者是則絕人之命驅以就死然單劣之户及無牛之家勸令有無相通使得兼濟三農之隙及陰雨之暇又當教人種桑植果蓺菜養畜其園圃畜育雞豚以備生生之資以供養老之具夫為政不欲過碎碎則人煩勸課亦不宜太簡簡則人怠善為政者必消息時宜而適煩簡之中故詩曰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求如不能爾則必陷於刑辟矣其四擢賢良曰天生蒸黎不能自化故必立君以理之人君不能獨理故必置臣以佐之上自帝王下及列國置臣得賢則安失賢則亂此乃自然之理百王不能易也今刺史縣令悉有僚吏皆佐助之人也刺史府官則命於天朝其州吏以下並牧守自置自昔以來州郡大矣但取門

資多不擇賢良未曹小吏唯試刀筆並不問志行之門
資者乃先世之爵祿無妨子孫之愚瞽刀筆者乃身外
之末材不廢性行之淺偽若門資之中而得賢良是則
策騏驥而取千里也若門資之中而得愚瞽是則士牛
木馬形似而用非不可以涉道也若刀筆之中而得志
行是則金相玉質內外俱美實爲人寶也若刀筆之中
而得淺偽是則飾畫朽木悅目一時不可以充欂櫨之
用也今之選舉者當不限資蔭唯任得人苟得其人自
可起厮養而爲卿相則伊尹傅說是也而況州郡之職
乎苟非其人則丹朱商均雖帝王之胤不能守百里之
封而況於公卿之貴乎由此而言官人之道可見矣凡
所求材藝者爲其可以理人若有材藝而以正直爲本
者必以材而爲理也若有材藝而以姦僞爲本者將因
其官而亂也何致化之可得乎是故將求材藝必先擇
志行善者則舉之其志行不善則去之而今擇人者多
云邦國無賢莫知所舉此乃未之思也非適理之論所
以然者古人有言明主聿興不降佐於昊天大人基命
不擢才於后土常引一世之人理一世之務故殷周不

待稷契之臣魏晉無假讀曹之佐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豈有萬家之都而云無士但求之不勤擇之不審或授之不得其所任之不盡其材故云無耳古人云千人之秀曰英萬人之英曰俊今之智効一官行聞一邦者豈非近英儁之士也但能勤而審之去虛取實各得州郡之最而用之則人無多少皆足化矣孰云無賢夫良玉未剖與尨石相類名驥未馳與駑馬相雜及其剖而瑩之馳而試之玉石駑驥然後始分彼賢士之未用也混於凡品見何以異要任之以事業責之以成務方與彼庸流較然不同昔呂望之屠釣百里奚之飯牛寧生之扣角管夷吾之三敗當此之時悠悠之徒豈謂其賢及升王朝參霸國積數十年功成事立始識其奇士也於是後世稱之不容於口彼壤璞之材不世之傑尚不能以未遇之時自異於凡品況降此者哉若必待太公而後用是千載無太公必待夷吾而後任是百世無夷吾所以然者士必從微而至著功必積小以至大豈有未任而已成不用而先達也若識此理則賢可求士可擇得賢而任之得士而使之則天下之

理何向而不可成也然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官省則
善人易充善人易充則事無不理官煩則必雜不善之
人雜不善之人則政必有得失故語曰官省則事省事
省則人清官煩則事煩事煩則人濁清濁之由在於官
之煩省察今吏員其數不少昔人殷事廣尚能克濟況
今户口減耗依員而置猶以爲少如聞在下州郡尚有
兼假擾亂細人甚爲無理請如此輩悉宜罷黜無得習
常非直州郡之官宜須善人委至黨族閭里正長之職
皆當審擇各得一鄉之選以相監統夫正長者理人之
基基不傾者上必安凡求賢之路自非一途然所以得
之審者必由任而試之者而察之起於居家至於鄉黨
訪其所以觀其所由則人道明矣賞與不肖別矣率此
以求則庶無愆悔矣其五恤獄訟曰人受陰陽之氣以
生有情有性性則爲善情則爲惡善惡既分賞罰隨焉
賞罰得中則怨止而善勸賞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
而怨叛之心生是以先王重之特加戒慎者欲使察獄
之官精心悉意推究之以五聽參之以徵驗妙
觀情狀窮鑒隱伏使
衆無冤濫人必得然後隨事加

刑輕重皆當舍過從
禮律無不曲盡人心
善之上者也然寧守
情時或難盡唯當舉
念盡平當聽察之理
其次若乃不仁恕而
許者雖事彰而獲免
斯則下矣非共理所
上善如在下條則刑
先王之制曰與殺無
明必不得中寧濫捨
則不然深文巧劾寧
然者非皆好殺人也
有自便不念至公奉
貴物一死不可復生
遂陷刑戮者將恐往
宥之法著明慎庶獄

不赦又當深思遠大念存德教
寧赦有罪與其害善寧其利
不謬害善人也今之從政者
非不善人於法不免有罪於刑所以
為更寧酷可免後患此則情
而有是以自古已來設五聽三
與此皆愛人甚也凡伐木殺草

田獵不順尚違時令亡災害道況刑罰不中濫害善人寧不傷天心犯和氣之和氣損而欲陰陽調適四時順序萬物阜安蒼生悅樂不可得也故語曰一夫吁嗟王道爲之傾覆正謂此也凡百宰守可無愼乎若深姦巨猾傷化敗俗悖亂人倫不忠不孝故爲背道殺一利百以清王化重刑可也此二途則刑政盡矣其六均賦役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以仁守位國而無財仁不可守是故三五以來皆有征稅之法雖輕重不同而濟用一也今寇道未平軍興調貴

廣雖未皇減省以卹人庶然宜令平均使下無怨者不舍豪彊而徵貧弱不縱姦巧而困愚拙此之謂均也故聖人曰蓋均無貧然財貨之生其均不易紡紝績起於有漸非旬日之間所可造次必須勸課使豫營理絹鄉先事織紝麻土旱脩紡績及時而備至時而輸故王賦獲供下人無困如其不豫勸戒臨時迫切復恐稽緩以爲已過捶朴交至取辦目前富商大賈緣茲射利有者從之貴糶無者與之舉息輸稅之人於是斂矣祖稅之時雖有大式至於斟酌貧富差次先後皆事起

於正長而繫之於守令若其酌得所則政和而民悅若檢理無方則吏姦而人怨又差發徭役多不存意致令貧弱者或重偪而遠戍富彊者或輕使而近防守令用懷如此不存卹民之心詰王政之罪人也文帝甚重之常置諸坐右又令百司習誦之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自有晉之季文章競爲浮華遂以成俗文帝欲革其弊周魏帝祭廟羣臣畢至乃命縛爲大誥奏行之其詞曰唯中興十有一年神夏燕邦百辟咸會於王庭柱國太尉臨晉公列將莫不來朝時乃大稽百憲敷于燕邦百僚庶尹羣百工舜命九官咸熙績厥我王度皇帝若曰昔堯命羲和允釐百工舜命九官咸熙績厥我王度皇帝若曰昔堯命羲和允以厥官六月丁巳皇帝朝格於太廟凡厥具僚罔不在位皇帝若曰咨我元輔群公列將百辟卿士庶尹御事朕唯寅敷祖宗之靈命稽于先王之典訓以大誥于爾在位昔我太祖神皇肇膺明命以創我皇基烈祖景宗廓開四表底定武功暨乎文祖誕敷文德龔惟孝武不寶其舊自時厥後陵夷之獘用興大難予彼東土則我

黎庶咸墜塗炭惟台一人纘戎下武夙夜祗畏若涉大
川罔識攸濟是用稽於帝典揆於三度拯我民瘼惟彼
哲王示我通訓曰天生黎蒸罔克自乂上帝降鑒聖
植元后以乂之時惟元后弗克獨乂博求明德命百辟
羣吏以佐之肆天之命辟辟之命官惟以恤人弗惟逸
豫辟惟元首黎元惟股肱惟弼上下一體各勤攸司
茲用克臻於皇極故皇甫謐訓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
厥臣政乃乂今台一人膺天之眷既陟元后殷肱百辟
乂服我國家之命罔不咸守厥職肆后弗艱厥后臣弗

艱厥臣政於何弗繹嗚呼艱哉凡爾在位其敬聽命皇
帝若曰往欽哉唯四海之不造載緜二紀我太祖烈祖之
用命用錫我以元輔國家將墜公惟棟梁皇之弗極公
惟作相百揆儀度公惟大録公其允文允武克明克乂
迪七德敷九功龔基衆除亂丁綏我蒼生傍施于九正若
伊之在商周之有呂說之相丁厥保無疆之祚皇帝若
曰羣公太宰太尉司徒司空惟公作朕肱膂足以弼于朕
躬宰惟天官克詣六職尉惟司武武在止戈徒惟司衆
敬敷五教空惟司土利用厚生惟時三事若三階之在

天惟茲四輔若四時之成歲天工人其代諸皇帝若曰
列將汝惟鷹揚作朕爪牙寇賊姦宄蠻夷猾夏汝徂征
綏之以惠董之以威刑其無刑萬邦咸寧俾八表之內
莫違朕命時汝功皇帝若曰庶邦列辟汝惟守土作民
父母人惟不勝其飢故先王重農不勝其寒故先王貴
女工人之不率於孝慈則骨肉之恩薄弟惇於禮讓則
爭奪之萌生惟茲六物實爲教本嗚呼爲上克寬寬則
人怠齊之以禮不剛不柔稽極於道皇帝若曰卿士庶
尹凡百御事其省惟卿士惟月庶尹惟日御事惟時

受百官憲咸貞庶績其凝嗚呼惟若王
尹斗斟元氣酌陰陽弗失其和蒼
生時惟艱哉皇帝若曰惟天地
之文一質爰自三五以迄於
今相襲惟其可久唯我有魏
承襲魏晉之華誕五代澆風
可譬乎嗟我公輔庶僚列
位慎厥艱克遵前王之不顯
乃心予朕心惇德允元惟厥

[illegible]之勞典歸於道德仁義用保我祖宗之丕命荷
天之休克綏我萬方永康我黎庶戒之哉朕言不再杜
國泰洎庶僚百辟拜手稽首曰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
民父母惟三五之王率繇此道用臻於刑措自時厥後
歷千載未聞惟帝念功將反叔世逖致於雍熙庸錫降
丕命于我羣臣博哉王言非言之難行之實難臣聞厥
不有初鮮克有終商書曰終始惟一德乃日新惟帝敬
厥始慎厥終以躋日新之德則我羣臣敢不夙夜對揚
命惟茲大誥永光於
昭奉元后之明訓率遵
自是之後文筆皆依此
表以萬種德俾九域幽遐咸
為己任博求賢俊共弘政道
凡所薦達皆至大官文
帝推心委任而無間言或出遊
嘗預署空紙以授綽若
須有處分則隨事施行及還啓
知而已綽常謂為國之
每與公卿議論自晝達
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
倦遂成氣疾十二年卒
夜事無巨細皆指諸掌積思勞
於位年四十九文帝痛惜之哀

動左右及將葬乃謂公卿曰蘇尚書平生謙約吾欲全
其素志便恐悠悠之徒有所未達如其厚加贈諡又乖
宿昔相知之道進退唯谷孤有疑焉尚書令史麻瑤越
次而進曰昔晏子齊之賢大夫一狐裘三十年及其死
也遣車一乘齊侯不奪其志綽既操履清白謙挹自居
愚謂宜從儉約以彰其美文帝曰善因薦瑤於朝廷及
綽歸葬武功惟載以布車一乘文帝與羣公步送出同
州郭門外文帝親執車後酹酒而言曰尚書平生爲事
妻子兄弟不知者五昔知之惟爾知吾心吾知爾意方
欲共定天下不幸中道捨吾去矣何擧聲一慟不覺扈墜
於手至葬日又遣使祭以太牢文帝自爲其文綽又著
佛性論七經論並行於世明帝二年以綽配太祖廟庭
子威嗣威隋史有傳

斷魏正光中關右賊
累遷中散大夫賜爵
光祿大夫賜姓賀蘭
彊濟特爲文帝所知
當衆心不得預焉乃
綽弟椿字令欽性廉愼沈勇有決
亂椿應募討之受盪寇將軍以功
冀陽子大統初拜鎮東將軍金紫
民後除都督行弘農郡事椿當官
四年置豳州鄉師自非鄉望久
令驛追椿領鄉兵其年破槃頭氏

有功除散騎常侍加大
功郡守既爲本邑以清
爵爲侯位驃騎大將軍
嗣

盧辯字景宣范陽涿人
好學博通經籍正光初
未有解詁辯乃注之其
侍中注小戴今爾注大
也節閔帝立除中書舍

朱氏遂鼓行指洛節閔遣辯持節勞之於鄴神武令辯
見其所奉中興主辯抗節不從神武怒曰我舉大義誅
羣醜車駕在此誰遣爾來辯抗言酬答守節不撓神武
異之捨而不逼孝武即位以辯爲廣平王贊師永熙二
年平等浮屠咸孝武會萬僧於寺石佛低舉其頭終日
辭容不變辯曰門外之道以義斷恩復何辭也帝至長安
封范陽縣公授給事黃門侍郎領著作加本州大中正

都督十六年征隨郡軍還除武
儉自吾小大之政必盡忠恕進
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卒子植
累世儒學父靜魏太常丞辯少
舉秀才爲太學博士以大戴禮
兄景裕爲當時碩儒謂辯曰昔
戰庶纂前脩矣侍中辯叔父同
屬齊神武起兵信都既破

文帝以辯有儒術甚禮之朝廷大議常召顧問遷太子
少保領國子祭酒趙青雀之亂魏太子出屯渭北辯時
隨從亦不告家人其執志敢決皆此類也尋除太常卿
太子少傅魏太子及諸王等皆行東脩之禮受業於辯
進爵范陽郡公轉少師自魏末離亂孝武西遷朝儀遺
墜干時朝廷憲章乘輿法服金石律呂晷刻渾儀咸令
辯因時制宜皆合軌度多依古禮性彊記默識能斷大
事凡所創制處之不疑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累遷尚書令及六官建為師氏中大夫明帝即位遷
宗伯進位大將軍帝嘗與諸公幸其第儒宗榮之以為
宜州刺史以惠不之部謚曰獻配食太祖廟庭子
嗣位復州刺史嗣第註性嬌捷善騎射位儀同三司
開皇初入拜代名德封沈國公初文帝欲行周官
命蘇綽專掌其事綽乃令辯成之於是依
禮建六官師氏
之外置二人師氏
其太子亡負
夫自茲厥後有
武成元年增御正門

夫保定四年 [illegible] 納言禮部爲 [illegible] 德元年改置宿 [illegible] 各置六 [illegible] 官府置四司 [illegible] 人爲官 [illegible] 貳之是歲又增 [illegible] 東宮官員三 [illegible] 丁 [illegible] 議大夫員四人文學十 [illegible] 皇第皇子府 [illegible] 學士六人四年又改置宿衛官 [illegible] 員其司武司禦之類皆後所增改太子正宮尹之屬亦後所創置而典章散滅弗可復知宣帝嗣位事不師古官員班品隨意變革至如初置四輔宮及六府諸司復置中大夫并御正內史增置上大夫等則載於外史餘則朝出夕改莫能詳録于時雖行周禮其內外衆職又兼用秦漢等官今略舉其名號及命數附之於左其紀傳內更有餘官而此不載者亦史之闕文也

柱國大將軍建德四年增置上柱國上將軍也 右正九命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德四年改爲開府儀同大將軍仍增上開府儀同大將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建德四年改爲儀同大將軍仍增上儀同雍州牧 右正九命

驃騎大將軍右光祿大夫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戶二
萬以上州刺史 右正八命
征東征西征南征北中軍鎮軍撫軍等將軍左右金紫
光祿大夫大都督戶二萬以上州刺史京兆尹 右八命
平東平西平南平北前右左後等將軍左右銀青光祿
大夫帥都督柱國大將軍府長史司馬司録戶一萬以
上州刺史 右正七命
冠軍輔國等將軍大中中散等大夫都督戶五千以上
州刺史戶一萬五千以上郡守 右正六命
鎮遠建忠等將軍諫議等大夫別將關府長史司
馬司録戶不滿五千以下州刺史一萬以上郡守大呼
藥 右正六命
中堅寧朔等將軍左右中郎將儀同府正八命州長史
府八命州長史司馬司録柱國大將軍府中郎掾屬戶
一千以上郡守長安萬年縣令 右正五命
伏波輕車等將軍奉車奉騎等都尉四征中鎮撫將軍

府正七命州長史司馬司録開府府中郎掾屬戶不滿一千以下郡守戶七千以上縣令正八命州呼藥右一五命

宣威明威等將軍虎賁宂從等給事儀同府中郎掾屬柱國大將軍府列曹參軍四平前右左後將軍府七命州長史司馬司録正八命州別駕戶四千以上縣令八命州呼藥右正四命

襄威厲威等將軍給事中奉朝請軍士開府列曹參軍冠軍輔國將軍府正六命州長史司馬司録正七命州別駕正八命州中從事七命郡丞戶二千以上縣令正七命州呼藥右四命

威烈討寇等將軍左右員外郎幢主儀同府正八命

參軍鎮遠建忠中堅寧朔將軍府長史司馬司録正六命州別駕正七命州中從事正六命郡丞戶五百以上縣令七命州呼藥右正三命

蕩寇蕩難等將軍武騎常侍儀同府開府參軍驃騎車騎將軍府長史正六命州中從事六命郡丞戶不滿五百以下縣令成主正六命州呼藥右三命

殄寇殄難等將軍彊弩積弩等司馬四征中鎮撫將軍
府正七命州列曹參軍正五命郡丞右正二命
掃寇掃難等將軍武騎武威等司馬四平前右左後將
軍府七命州列曹參軍五命郡丞右二命
曠野橫野等將軍殿中員外二司馬冠軍輔國將軍府
正六命州列曹參軍右正一命
虎威虎牙等將軍淮海山林二都尉鎮遠建忠中堅寧
朔寧遠揚烈伏波輕車將軍府列曹參軍右一命
周制封郡縣五等爵者皆加開國
侍中其儀同又加車騎大將軍開府
儀同者並加使持節大都督持節大都督又加驃騎大將軍
史則加使持節諸軍事以此爲
史及行兵者加持節餘悉罷之
革今粗附之云
三禮善陰陽解鐘律又好玄言
參軍事及孝武西遷先於山東
統六年攜家西入
俄拜行臺郎中專掌書記改封

儀同之制常侍其授總管刺
侍中其儀同又加車騎大將軍開府
史及行兵者加持節餘悉罷之所制定之後又有改
革今粗附之云
三禮善陰陽解鐘律又好玄言大象元年詔總管刺
參軍事及孝武西遷先於山東温謹博覽晝書精於
統六年攜家西入義遥授晉州刺史大
俄拜行臺郎中專掌書記改封參軍賜爵范陽縣伯
孝昌初釋褐司空府
憲縣伯歷位京兆郡

守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匠師中大夫進爵燕郡公虞州刺史行陝州總管府長史卒官武帝少嘗受業於光故賻贈有加恒典贈少傅謚曰簡公性崇佛道至誠信敬嘗從文帝狩於檀臺山時獵圍既合帝遥指山上謂羣臣曰是也即解圍而還令光於桑門立處造浮圖福基一丈得髡鉢錫杖各一帝稱歎因立寺焉及為京兆前郡舍先是數有妖怪前後郡將無敢居者光曰言凶由人妖不妄作遂入居之未幾光乘馬忽升聽事登牀而立

首而立食器無故自破光並不以介懷其精誠守正如此注道德經章句行於世子賁嗣賁別在隋史

韋叔裕字孝寬京兆杜陵人也少以宇行世為三輔著姓祖直善魏馮翊扶風二郡守父旭武威郡守建義初為大行臺右丞加輔國將軍雍州大中正永安二年拜右將軍南幽州刺史時氏賊數為抄竊旭隨機招撫並即歸附尋卒官贈司空冀州刺史謚曰文惠孝寬沈敏和正涉獵經史年十五便有壯志善筆翰識者稱之屬蕭寶夤作亂關右乃詣闕請為軍前驅朝廷嘉之即拜

統軍隨馮翊公長孫承業西討征每戰有功拜國子博士
行華山郡事屬侍中楊侃爲大都督出鎮潼關引孝寬
爲司馬侃奇其才以女妻之永安中授宣威將軍給事
中尋賜爵北山縣男普泰中以都督從荆州刺史源子
恭鎮穰城以功除淅陽郡守時獨孤信爲新野郡守同
謙荆州與孝寬情好款密政術俱美荆州部吏民號爲
連璧孝武初以都督鎮彭城文帝自原州赴雍州命孝
寬隨軍及尅潼關即授弘農郡守從擒竇泰兼左丞節
度宜陽兵馬事仍與獨孤信入洛爲陽城郡守復與宇
文貴侃峯應接潁州義從破東魏將任祥堯雄於潁川
孝寬又進平樂口下豫州獲刺史馮邕又從戰於河橋
時大軍不利邊境騷然乃令孝寬以本將軍行宜陽郡
事尋遷南兗州刺史是歲東魏將軍段琛據宜陽號驍
猛遣其揚州刺史牛道恒扇誘邊民孝寬深患之乃遣
諜人訪獲道恒手迹令善學書者僞作道恒與孝寬書
論歸款之意又爲落燼燒迹若火下書者令諜人遺之
於琛營琛得書果疑道恒其所欲經略皆不見用孝寬
知其離阻因出奇兵掩襲禽道恒及琛等嶠滙遂清大

統五年進爵爲侯八年轉晉州刺史尋移鎮玉壁兼攝
南汾州事先是山胡負險屢爲劫盜孝寬示以威信州
境肅然進授大都督十二年齊神武傾山東之衆志圖
西入以玉壁衝要先命攻之連營數十里至於城下乃
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當其山處城上先有兩高
樓孝寬更縛木接之令極高峻多積戰具以禦之齊神
武使譎城中曰縱爾縛樓至天我會穿城取爾遂於城
南鑿地道又於城北起土山攻具晝夜不息孝寬復掘
長壍要其地道仍簡戰士屯壍外每穿至壍戰士即
擒殺之又於壍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在地道內者便下
柴火以皮囊吹之火氣一衝咸即灼爛城外又造攻車
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拂櫓莫之能抗孝寬乃縫布
爲縵隨其所向則張設之布懸於空中其車竟不能壞
城外又縛松於竿灌油加火規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
復作長鐵鉤利其鋒刃火竿既來以鉤遙割之松麻俱
落外又於城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爲四路於其中
各施梁柱作訖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城並崩壞孝
寬又隨崩處豎木補以扞之敵不得入城外盡其攻擊

之術孝寬咸拒破之神武無如之何乃遣倉曹參軍祖
孝徵謂曰未聞救兵何不降也孝寬報云我城池嚴固
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當逸豈有旬朔之間已須救
援適憂爾衆有不反之危豈若寬關西男子必不爲降
將軍也俄而孝徵復來謂城中人曰韋城主受彼榮禄
或復可爾自外軍士何事相隨入湯火中邪乃射募格
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邑萬户
賞帛萬疋孝寬手題書背及射城外云若有斬高歡者
一依此賞孝寬弟子遷先在山東文鑒不下城下臨

刃云若不早降便行大戮孝寬慷慨激揚辭無顧意士
卒莫不感勵人有死難之心齊神武苦戰六旬傷及病
死者十四五智力俱困因而發疾其夜燒營而遁因此
忿恚發病而殂魏文帝嘉孝寬功令殿中尚書長孫紹
遠左丞王悅至玉壁勞問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進爵建忠郡公廢帝二年爲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
里置一土堠經雨頹毀每須修之自孝寬臨州乃勒部
内當土堠處植槐樹代之既免修復行旅又得庇蔭文
帝後見惟問知之曰豈得一州獨爾當令天下同之於

是令諸州夾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里種五樹焉魏恭帝元年以大將軍與燕公于謹伐江陵平之以功封穰縣公還拜尚書右僕射賜姓宇文氏三年文帝北巡命孝寬還鎮玉壁孝閔帝踐阼拜小司徒明帝初參麟趾殿學士考校圖籍保定初以孝寬立勳玉壁遂於玉壁置勳州仍授勳州刺史齊人遣使至玉壁求通互市晉公護以其相持日久絕無使命一旦忽來求交易疑別有故又以皇姑皇世母先沒在彼因其請和之際或可致之遂令司門下大夫尹公正至玉壁與孝寬

議孝寬乃於郊館設供帳令公正接對使人兼論皇家親屬在東之意於是使者忻然辭色甚悅時又有汾州胡抄得關東人孝寬復放東還并致書一牘具陳國家欲敦隣好遂以禮送皇姑及護母等孝寬善於撫御能得人心所遣間諜入齊者皆爲盡力亦有齊人得孝寬金貨遥通書疏故齊人動靜朝廷皆得先知時有主帥許盆孝寬委以心膂令守一城盆乃以城東入孝寬怒遣諜取之俄而斬首而還其能致物情如此汾州之北離石以南悉是生胡抄掠居民阻斷河路孝寬深患之

而地入於齊無方誅勦欲當其要處置一大城乃於河西徵役徒十萬甲士百人遣開府姚岳監築之岳色懼以兵少爲難孝寬曰計成此城十日即畢既去晉州四百餘里一日剏手二日僞境始知設令晉州徵兵二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得辦矣乃令築之齊人果至南首疑有大軍乃停留不進其夜又令汾水以南傍介山稷山諸村所在縱火齊人謂是軍營遂收兵自固版築克就辛如孝寬言四年進位柱國時晉公護將東討孝寬遣長史辛道憲

啓陳不可謹按不從竟而大軍果不利後孔城遂陷宜陽被圍孝寬乃謂其將訓曰宜陽一城之地未能損益然兩國爭之勞師數載彼多君子寧三之謀獻若葉崤東來圖汾北我之疆界必見侵擾今宜於華谷及長秋速築城以杜賊志脫其先我圖之實難於是畫地形具陳其狀晉公護令長史叱羅協謂使人曰韋公子孫雖多數不滿百汾北築城遣誰固守事遂不行天和五年進爵鄖國公增邑通前萬户是歲齊人解宜陽之圍經略汾北築城守之其丞相斛律明月率數十騎至汾東請與

孝寬相見明月云宜陽小城久勞戰爭今既入彼欲於汾北取償幸勿惊也孝寬答曰宜陽彼之要衝汾北我之所棄我意不彼圖取償安在且君輔冀幼主位重望隆宜調陰陽撫百姓焉用極武窮兵結怨連禍且滄瀛大水千里無煙復欲使汾晉之間橫尸暴骨苟貪尋常之地塗炭疲黎孤之民竊為君不取也時孝寬參軍曲巖頗知卜筮謂孝寬曰來年東朝必大相殺戮孝寬因令巖作謠歌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百升斛也又言高山不摧自崩獬豸不扶自賢令謀人多齎此文遺之於鄴祖孝徵既聞更潤色之明月兄以此詆建德之後武帝志在平齊孝寬乃上疏陳平齊三策其第一曰臣在邊積年頗見間隙不因際會難以成功是以往歲出軍頗有勞費功績不立由失機會一曰長淮之南舊為沃土陳氏以破亡餘燼猶能以一細平之齊人歷年赴救喪敗而反內離外叛計盡力窮不可失也今大軍若出軒關方軌進兼與陳氏共為掎角并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鵶又募山南驍銳沿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絕其并晉之路勾此諸軍仍令各募

闕河之外勁勇之士厚其爵賞使令
駮電激百道俱進並趨虜庭必當拔
一戎大定實在此機其第二策曰莫
即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鵶八
屯田預爲積貯募其驍悍立爲部伍
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埸彼若
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邊
衆我無宿舂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叛
且齊氏昏暴政出多門讐臧獄賣官唯利是視荒湎酒色
忌害忠良闔境熬然不勝其弊以此而觀覆亡可待然
後乘閒電掃事等摧枯其第三策曰竊以大周土宇陸
據關河蓄甴席卷之威持建瓴之勢太祖受天明命與物
更新是以二紀之中大功克舉南清江漢西龕巴蜀塞
表無虞河右底定唯彼趙魏獨爲梗梗者正以有事三
方未遑東略遂使澶淵游魂更存殘孽昔勾踐平吳尚
期十載武王取亂猶煩再舉今若甴文存遵養貶復相時
臣謂宜還崇隣好申其盟約安民和衆通商惠工蓄甴銳
養威觀釁而動斯則長策遠馭坐自兼并也書奏武帝

遣小司寇淮南公元衛開府伊婁謙等重幣聘齊爾後遂大舉再駕而定山東卒如孝寬之策孝寬每以年迫懸車屢請致仕帝以海內未平優詔弗許至是復稱疾乞骸骨帝曰往已面申本懷何煩重請也五年帝東伐過幸玉壁觀禦敵之所深歎美之移時乃去孝寬自以習練齊人虛實請爲先驅帝以玉壁要衝非孝寬無以鎮之乃不許及趙王招率兵出稽胡與大軍持角乃勑孝寬爲行軍總管圍守華谷以應北路之孝寬尅其四城武帝平晉州復令孝寬還舊鎮及帝凱旋復幸玉壁慰

容謂孝寬曰世稱老人多智善爲雷干謀然朕唯共少年一舉平賊公以爲如何孝寬對曰臣今衰耄唯有誠心而已然昔在少壯亦曾輸力先朝已定關右帝大笑曰實如公言乃詔孝寬隨駕還京拜大司空出爲延州總管進位上柱國大象元年除徐兗等十一州十五鎮諸軍事徐州總管又爲行軍元帥徇地淮南乃分遣杞公宇文亮攻黃城鄖公梁士彥攻廣陵孝寬率衆攻壽陽並拔之初孝寬到淮南所在皆密送款然彼五門尤爲險要陳人並開塘放水即津濟路絕孝寬遽令分兵據

守之陳剌史吳文立果遣決堰已無及於是陳人退走
江北悉平軍還至豫州宇文亮舉兵文立以數百騎襲
孝寬營時亮國官葛寬密白其狀孝寬有備亮不得入
乃遁走孝寬追獲之詔以平淮南之功別封一子滑國
公及宣帝崩隋文帝輔政時尉遲迥先為相州總管詔
孝寬代之又以小司徒叱列長文為相州剌史先令赴
鄴孝寬續進至朝歌迥遣其都督賀蘭貴齎書候孝寬
孝寬留貴與語以察之疑其有變遂稱疾徐行又使人
至相州求醫藥密以伺之既到湯飲值長文奔還孝寬

兄子魏郡守藝又棄郡南走孝寬審知其狀乃馳歸所
經橋道皆令毀撤驛馬悉擁以自備又勒驛將曰蜀公
將至可多備餚酒及芻粟以待之迴果遣儀同梁子康
將數百騎追孝寬驛司供設豐厚所經之處皆輒停留
由是不及時或勸孝寬以為洛京虛弱素無守備河陽
鎮防悉是關東鮮卑迴若先往據之則為禍不小乃入
保河陽河陽城內舊有鮮卑八百人家並在鄴見孝寬
輕來謀欲應迴孝寬知之遂密造士來京官司若稱遣行
分人詣洛受賜既至洛陽並留不遣因此離解其謀不

成六月詔發關中兵以孝寬爲元帥棗伐七月軍次河陽迴所署儀同薛公禮圍逼懷州孝寬遣兵擊破之進次懷縣永橋城之東南其城既在要衝雉堞牢固迴已遣兵據之諸將士以此城當路請先攻取孝寬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損我兵威今破其大軍此亦何能爲也於是引軍次于武陟夫破迴子惇惇輕騎奔鄴軍進次於鄴西門豹祠之南迴自出戰又破之迴窮迫自殺兵上在小城中盡阬之游豫園諸有未服者皆隨機討之關東悉平十月凱還京師十一月甲時年七十二贈

太傅十二州諸軍事雍州牧謚曰襄孝寬在邊多載軍抗彊敵所有經略布置之功人莫之解見其成事方乃驚服雖在軍中篤意文史政事之餘每自披閱未年患眼猶令學士讀而聽之又早喪父母事兄嫂甚謹所得俸祿不入私室親族有孤遺者必加賑贍朝野以此稱焉長子諶年已十歲魏文帝欲以女妻之孝寬辭以兄子世康年長帝嘉之遂以妻世康孝寬有六子總善詩書津知名總字善會聰敏好學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納言京兆尹武帝嘗戲總曰卿師尹帝鄉故當不

以富貴威福鄉里郡總乃正色對曰陛下擢臣非分竊
謂已鑒愚誠今奉嚴旨便似未照丹赤豈可久忝此職
用疑聖慮請解印綬以避賢能帝大笑曰前言戲之耳
從武帝東征總每率麾下先驅陷陣遂於并州戰沒時
年二十九贈上大將軍追封河南郡公謚曰貞六年重
贈柱國五州刺史子國成嗣後襲孝寬爵鄖國公隋文
帝追錄孝寬舊勳開皇初詔國成食封三千戶收其租
稅壽字世齡以貴公子早有令譽位京兆尹武帝親征
齊委以後事以父軍功頻賜爵平縣侯隋文帝爲丞相
以其父平尉遲迥儀同三司進封滑國公文帝受
禪歷毛恒二州刺史頗有能名以疾徵還卒于家謚曰
定仁壽中文帝爲晉王廣納其女爲妃其子保巒嗣壽
弟霽位太常少卿安吉縣伯霽弟津位內史侍郎户部
侍郎判尚書事孝寬兄邕字敬遠志尚夷簡澹於榮利
弱冠召拜雍州治中從事非其好也遂謝病云職前後
十見徵辟皆不應命屬文帝經綸王業側席求賢聞邕
養高不仕虛心敬悅遣使辟之備加禮命雖情諭甚至
而竟不能屈文帝彌重之亦不之奪也所居之宅枕帶

林泉夐對玩琴書蕭然自遠時人號爲居士嵩至有慕
其閑素者或載酒從之夐亦爲之盡歡接對忘倦明帝
即位禮敬逾厚乃爲詩以貽之曰六爻貞遯世三辰光
少微潁陽讓逾遠滄州云不歸香動秋蘭佩風飄蓮葉
衣坐石窺仙洞乘槎下釣磯嶺松千仞直巖泉百丈飛
聊登平樂觀遥望首陽薇詎能同四隱來參二萬機夐
答帝詩願時朝謁帝大悦勑有司日給河東酒一斗號
之曰逍遥公時晉公護執政廣營第宅嘗召夐至宅訪
以政事夐仰觀其堂徐而歎曰嗞酒嗜音峻宇雕牆有
一于此未或不亡護不悦有識者以爲知言陳書傳尚
書周弘正來聘素聞夐名請與相見朝廷許之弘正乃
造夐談謔盡日恨相遇之晚後請夐至賓館夐令時赴
弘正乃贈詩曰德星猶未動眞車詎肯來其爲當時所
欽挹如此武帝嘗與夐夜宴天賜之鎌帛令侍臣數人
負以送出夐惟取一疋承恩旨而已帝以此益重之
孝寬爲延州總管時夐至州與孝寬相見及還孝寬送
以所乘馬及轡勒與夐夐以其華飾心弗欲之笑謂孝
寬曰昔人不棄遺簪隋侯厚報之同出不與之同歸

吾之操行雖不逮前烈然捨舊録新亦非吾志也於是乃乘舊馬以歸武帝又以佛道儒三教不同詔夔辯其優劣夔以三教雖殊同歸於善其迹似有深淺其理致如無等級乃著三教序奏之帝覽而稱善時宣帝在東宮亦遺夔書貢弁令以帝所乘馬迎之問立身之道夔對曰傳不云乎儉爲德之恭侈爲惡之大欲不可縱志不可滿並聖人之訓也願殿下察之夔子璨行隨州刺史因疾殁故孝寬子總從於弁州戰殁一日之中凶問俱至家人相對悲慟而夔神色自若謂之曰死生命也去來常事亦何足悲遂終喪如舊夔又雅好名義虚襟善誘雖耕夫豎子有一介可稱者皆接引之待與族人處玄及安定梁曠爲忘逸之交少愛文史留情著述手自抄録數十萬言晚年虚靜唯以體道會眞爲務舊所制述咸削其藁故文筆多不載建德中夔以年老預戒其子等曰昔士安以蘧篨束體王孫以布囊繞尸二賢高達非庸才能繼吾死之日可斂以舊衣勿更新造使棺足周尸牛車載柩墳高四尺壙深一丈其餘煩雜悉無用也朝晡奠食於事彌煩吾不能頻絶汝輩之情可

朔望一奠而已但薦蔬食勿設牲牢親友欲以物弔祭者並不得爲受吾恐臨終恍惚故以此言預戒汝輩瞑目之日勿違吾也宣政元年二月卒於家時年七十七諸子皆爲方伯杜國武帝遣使弔祭賻贈有加其喪制葬禮諸子並遵其遺戒子世康洗瓘藝沖並列在隋史

韋瑱字世珍京兆杜陵人也世爲三輔著姓曾祖惠度姚泓尚書郎隨劉義真過江宋爲順陽太守行南雍州事後於襄陽歸魏拜中書侍郎贈洛州刺史祖千雄略陽郡守父英代郡守贈兗州刺史瑱幼聰敏有風成之量起家太尉府法曹參軍累遷諫議大夫文帝爲丞相封長安縣男轉行臺左丞遷南郢州刺史復令爲行臺左丞瑱明察有幹局再居左轄時論榮之從復弘農鎮蒲津關帶中潼城土歷鴻臚卿以望族兼領鄉兵加帥部督進散騎常侍魏恭帝三年賜姓宇文氏三年除大統八年齊神武侵汾絳瑱從文帝禦之軍還以本官

瓜州刺史州通西域蕃夷往來前後刺史多受賂遺胡

寇犯邊又莫能禦鎮雅性清儉兼有武略蕃夷贈遺一無所受胡人畏服不敢爲寇公私安靜夷夏懷之幸閔帝踐阼進爵平原縣伯秩滿還京吏民戀慕老幼追送留連十數日方得出境明帝嘉之授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卒贈岐州刺史謚曰憲又追封爲公詔其子峻襲峻位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峻子德政隋大業中給事郎峻弟師隋史有傳

柳虯字仲蟠河東解人也五世祖恭仕後趙爲河東郡守後以秦趙喪亂率民南徙居汝潁間遂仕江表祖烜

子州別駕宋安平太守父緑書敏於當世與豫州刺史裴叔業鎮壽陽烜地領川二郡守揚州大中正烜年十三便書讀數十萬言經略通大義兼涉子史雅華盛唯虯不修容飾獨屢言經略通大義兼涉子史雅好屬文舉秀才完州刺史乃以虯爲揚州子鵠爲吏部尚書其兄義恭爲豫州從事加鎮遠將軍非其好也棄官還洛陽屬天下喪亂乃退耕於陽城有終焉之志大統三年馮翊王元季海鎮軍獨孤信鎮洛陽干時舊京荒廢人物罕存唯虯有

在陽城裴諏在潁川信等乃俱徵之以蚪爲行臺郎中
諏爲北府屬並掌文翰時人爲之語曰北府裴諏南府
柳蚪時軍旅務殷蚪勵精從事或通夜不寢季海常云
柳郎中判事我不復重看四年入朝文帝欲官之蚪辭
母老乞侍醫藥文帝許焉又爲獨孤信開府從事中郎
信出鎮隴右因爲秦州刺史以蚪爲二府司馬雖處元
僚不綜府事唯在信左右談論而已因使見文帝被留
爲丞相府記室追論歸朝功封美陽縣男蚪以史官密
書善惡未足懲勸乃上疏言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記
事而已蓋所爲鑒誡也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
之彰善癉惡以樹風聲故南史抗節表崔杼之罪董狐
書法明趙盾之愆是知執筆於朝其來久矣而漢魏已
還密爲記注徒聞後世無益當時豈所謂將順其美匡
救其惡者且著述之人密書纔能直筆人莫知之何止
橫生物議亦自異端互起故班固致受金之名陳壽有
求米之論著漢魏者非一氏造書史者至數家後代紛
紜莫知準的伏惟陛下則天縱古勞心庶政開誹謗之
路納忠讜之言請自今詔史官記事者皆當朝顯言其

狀然後付之史閣無今是非明著得失無隱忌使聞善者日脩有過者知懼事遂興行十四年除祕書丞領著作舊丞不參史事自斟爲承嗣令監掌臺遷中書侍郎修起居注仍領丞事時人論文體有古今之異斟以爲時有古今非文有古今乃爲文質論文多不載魏帝初遷祕書監加秩卿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斟脫略人間不事小節弊衣蔬食未嘗改操人士或譏之斟曰衣不過適體食不過充饑孜孜營求徒勞思慮耳恭帝元年卒年五十四贈兗州刺史謚曰孝有文章數十篇行於世斟第檢爲魏興華陽郡守死於王事列在忠義傳檢弟籌好學善屬文卒於魏臨淮王記室參軍事子帶韋字孝孫深沈有度量少好學身長八尺三寸美風儀善占對文帝辟爲參軍事侯景作亂江南文帝令帶韋使江郢二州與梁邵陵南平二王通好行至安州遇段寶等反帶韋乃矯爲文帝書以安之金即降附及見邵陵具申文帝意邵陵遣使隨帶韋報命以奉使稱旨授輔國將軍中散大夫後入遂寧入武經略副梁州刺史侯瑱守漢川以帶韋爲行臺左丞從軍南討時梁宜豐侯蕭循等南鄭武攻之未拔乃令帶韋

入城說脩降之魏廢帝元年出爲解縣令加授驃騎將
軍左光祿大夫轉汾陰令發擿姦伏百姓畏而懷之武
成元年授武藏下大夫天和二年封康成縣男累遷兵
部中大夫雖頻改職仍領武藏五年轉武藏中大夫俄
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凡居劇職十有餘年處
斷無滯官曹清肅時譙王儉爲益州總管漢王贇爲益
州刺史武帝以帶韋爲益州總管府長史領益州別駕
輔弼二王總知軍事及大軍東討徵爲前軍總管齊王
憲府長史齊平以功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進爵爲公

陳王純鎮兵州以帶韋爲兵州司會兵州總管府長史
卒官謚曰愷子作嗣少有名譽位宣納上士入隋位司
勳侍郎驁第慶字重興幼聰敏有器量博涉羣書不爲
章句好飲酒閑於占對年十三因暴書見父僧習試令慶
於雜賦集中取賦一篇千餘言誦之慶立讀三遍便誦
之無漏時僧習爲潁川郡守地接都畿人多豪右將選
鄉官皆依貴勢競來請託選用既定僧習謂諸子曰權
貴請託吾並不用其使還皆須有答汝等各以意爲
吾作書慶乃具書意章僧習讀數曰此兒有意氣丈夫理

當如是即依慶所草以報起家奉朝請慶出後第四叔及遭父憂議者不許爲服重慶泣曰禮緣人情若於出後之家更有首斬之服可奪此以從彼今四叔無骨已父情事不追豈容奪禮乖違天性時論不能抑遂以苦凶終喪既葬與諸兄員土成墳孝武將西遷慶以散騎侍郎馳傳入關慶至高平見文帝共論時事文帝即請奉迎輿駕仍令慶先還復命時賀按勝在荊州帝屏左右謂慶曰朕欲往荊州何如慶曰關中金城千里天下之彊國也荊州地無要害寧足以固鴻基帝納之及帝西遷慶以老不從獨孤信之鎮隴陽乃得入關除相府東閤祭酒大統十年除尚書都兵郎中并領記室時北雍州獻白鹿羣臣欲賀尚書蘇綽請慶曰近代以來文章華靡逮于江左彌復輕薄洛陽後進祖述未已相公柄人軌物君職典文房宜製此表以革前弊慶操筆立成辭文兼質綽讀而笑曰积橘猶自可移況才子也尋以本官領雍州別駕廣陵王欣魏之懿親其甥孟氏屢爲兇橫或有告其盜牛慶捕得實趣令就禁孟氏殊無懼容乃謂慶曰若加以桎梏後獨何以脫之欣亦

其無罪亦須坐之乃執慶手前慶辭氣不撓抗聲曰竊聞君有不達者爲不明臣有不才者爲不忠慶謹竭愚誠實不敢愛死但懼公爲不明之君且文帝乃悟而赦茂已不及矣文帝默然明日謂慶曰吾不用鄉言遂令王茂免死可賜茂家錢帛以旌吾過录其進爵爲子慶威儀端肅機明辯文帝每發號令常使慶宣之天性沈深委任焉魏恭帝初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轉左僕射領著作天官建德四年文帝親作洪範解以賜羣臣慶乃上書曰臣聞帝王之作也上稽天意下察人心然後發號施令動無違悖是以天人協和百福斯降伏惟陛下聖德欽明道光文武亦以此深自剋勵每覽前王之事以爲龜鏡故能內外清肅遠近寧一臣竊以爲陛下之德實過於古而古之所稱者陛下皆已行之古之所無者陛下亦以行之臣雖庸愚

寶於長安城中晉公護聞而大怒執慶請于姪皆囚之讓慶擅殺人對曰慶聞父母之讎不同天兄弟之讎不同國明公以孝臨天下何乃責於此乎護愈怒慶辭色無屈竟以俱免齊贈鄭綏丹三州刺史謚曰景子機嗣

機列在隋史機弟弘字匡道少聰明工草隸博涉羣書辭采雅贍與弘晨楊素為莫逆交解巾中外府記室建德初除內史上士歷小宮伯御正上士陳遣王儼入來聘武帝令弘勞之儼入謂弘曰來日至藍田正逢滋水暴長所齎國信溺而從流今所進假之從吏請勒下流人見為尋此物弘曰昔淳于之獻空籠前史稱以為美足下假物而進詎是陳君命乎儼人慙不能對武帝聞而嘉之盡以儼人所進物賜弘仍令報聘占對敏捷見稱於時後卒於御正下大夫贈晉州刺史楊素誄之曰山陽王弼風流長逝潁川荀粲零落無時脩竹夾池永絕梁園之賦長楊映沼無復洛川之文其為士友所痛惜如此有文集行於世弘弟巨字肅並附機傳子後寇僊字祖讚魏南兗州刺史父臻弘農人守讀自有傳僊性寬雅幼有識量好學性廉恕

不以財利爲心家人買賣物與人而剩得紿一匹僧於
後知之乃曰惡木之陰不可暫息盜泉之水無容詔飲
得財失行吾所不取遂訪主還之以選爲魏孝文挽郎
除奉朝請大乘賊起燕趙擾亂僧參護軍事東計以功
授員外散騎侍郎累遷司空府主簿時靈太后臨朝滅
食祿官十分之一造永寧佛寺令僧典之資費鉅萬主
吏不能欺隱寺成又極壯麗靈太后嘉之除左軍將軍
孝昌中朝論以國用不足乃置鹽池都將秩比上郡前
後吝嗇者多有侵隱乃以僧爲之仍主簿永安初華州

人史厎與司徒楊椿訟田長史以椿勢貴皆言椿直
以田給椿僧曰史厎窮民椿公横奪其地若欲損不足
年出爲梁州刺史民俗荒獷多爲盜賊僧乃令郡縣爲
立庠序勸其耕桑敎以禮讓數年之中風俗頓革梁遣
後知之嘉僧守正不憍拜大司馬其附椿者咸責焉二
其將曹琰之鎮魏興繼日版築琰之屢嬰彊場憂人患
之僧遣長史杜林道攻克其城并禽琰之琰之即梁大
將景宗之季弟也於是梁人懼焉屢魏室多故州又辟

遠梁人知無外援遂大兵頓魏興志圖攻取儁撫厲將
士人思効命梁人知其得衆心也弗之敢逼儁在州清
若不治產業秩滿甚子等並徒步而還吏民送儁留連
於道父之乃得出界大統三年東魏授儁洛州刺史儁
因此乃謀歸關五年將家及親屬四百餘口入關拜祕
書監時軍國草創墳典散逸儁始選置令史抄集經籍
四部羣書稍得周備加鎮東將軍封西安縣男十七年
加散騎常侍儁以年老乞骸骨不許遂稱疾篤不復朝
覲魏恭帝二年賜姓若口引氏孝閔帝踐阼進爵爲子

武成元年進驃騎開府儀同三司儁年齒雖高而氣識
未衰教授子孫必先典禮明帝尚儒重德特敘賞之數
加恩賜思與相見儁不得已乃入朝明帝與同席而坐
因顧訪洛陽故事儁身長八尺鬚髮皓然容止端詳音
韻清朗帝與之談論不覺屢爲前膝及儁辭還帝親執
其手曰公年德俱尊朕所欽向乞言之事所望於公宜
數相見以慰虛想以御輿令於帝前乘出顧謂左右曰
如此之事唯積善可以致之何止見重於今亦將傳之
萬古時人咸以爲榮保定三年卒年八十二武帝歎惜

之贈本官加冀定瀛三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謚曰元儁
篤於仁義期功之中有孤幼者衣食豐約必與之同少
爲司徒崔光所知光命其子勵與儁周交結儁每造光清
談移日小宗伯盧辯以儁業行俱崇待以師友之禮每
有閑暇輒詣儁亦讖語彌日常謂人曰不見西安君煩
憂不遣其爲通人所敬重如此子奉位至儀同大將軍
順陽郡守洵州刺史昌國縣公奉弟顯少好學最知名
居喪哀毀位儀同大將軍掌朝布憲爲典祀下大夫小
納言濩澤郡公

長孫儉本名慶明其先代人鍚太尉北平王嵩之五世
孫也曾祖地汾安東將軍臨川公祖酌恒州刺史父斌
員外散騎侍郎早卒儉少方正有操行狀貌魁偉神彩
嚴肅雖在私室終日儼然性不妄交非其同志雖貴游
造門亦不與相見大昌中邊方騷動儉初假夏州防城
大都督從爾朱天光破宿勤明達等以功賜爵索盧侯
文帝臨夏州以儉爲錄事參軍深敬器之及賀拔岳被
害文帝赴平涼凡有經綸謀策儉皆參預從平侯莫陳
悅留儉爲秦州長史防城大都督委以後事別封信都

縣伯渭州刺史可朱渾元奔東魏後河渭間人情離阻
刺史李弼令儉權鎮渭州儉將十餘萬騎冒難赴之復
隨機妥撫羌胡悅服轉夏州刺史甚得人和時西夏州
仍未內屬而東魏遣許和為刺史儉以信義招之和乃
舉州歸附即以儉為西夏州刺史總統三夏州諸軍事
時荊襄初附文帝表儉功績尤美宜委東南之任授儉
都督三荊等十二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僕
射所部鄭縣令泉璨為民所訟推案獲實儉即大集僚
屬而謂之曰此由刺史教誨不明信不被物是我之愆
非泉璨之罪遂於聽事前肉袒自罰捨璨不問於是屬
城肅勵莫敢犯法魏文帝璽書勞之文帝又與儉書曰
近行路傳公以部內縣令有罪遂自杖三十用肅羣下
聞之嘉歎良久不可言儉清正率下兼懷仁恕有竊盜
者原情得實誨而放之荊蠻舊俗少不事長儉殷勤勸
導風俗大革務廣耕桑兼習武事故得邊境無虞民安
其業吏民表請為儉構清德樓樹碑刻頌朝議許焉吏
民又以儉秩滿恐有代至詣闕乞留儉朝廷嘉而許之
在州遂歷七載徵授大行臺尚書兼相府司馬嘗與羣

公侍坐於文帝及退文帝謂左右曰此公閑雅孤無與
語嘗肅然畏敬恐有所失他日文帝又謂儉曰名實理
須相稱尚書既志安貧素可改名儉以彰雅操遷尚書
左僕射加侍中後除東南道行臺僕射大都督十五州
諸軍事荆州刺史時梁岳陽王蕭詧內附初遣使入朝
至荆州儉於聽事列軍儀具戎服以賓主禮見使容貌
魁偉音聲如鍾大為鮮卑語遣人傳譯以答問客惶恐
不敢仰視日晚儉乃著裙襦紗帽引客宴於別齋因叙
本國喪亂朝廷招攜之意發言可觀使人大悅出曰吾
不能測也魏廢帝二年授車
三州鎮防諸軍事及梁元帝
懷異計儉密啓文帝陳攻取之謀於是徵儉入朝問
經略儉陳其謀文帝深然之乃令還州密為之備尋
柱國燕公于謹總戎伐江陵事平以儉元謀賞奴婢
百口文帝與儉書曰本圖江陵由公畫計今吳民離
事籍招懷南服重鎮非公莫可遂令儉鎮江陵進爵
襄郡公遷大將軍後移鎮荆州授總管荆襄等五十
諸軍事行荆州刺史及孝閔帝初趙貴等將圖晉

護儉長子僧衍預其謀坐死護乃徵儉拜小冢宰保
人四九十拜柱國朝議以儉操行清白勳績隆重乃下詔
褒美之兼賜以雜綵粟麥以彰其美天和初轉陝州總
管七州諸軍事陝州刺史儉舊嘗詣闕奏事時值大雪
遂立於雪中待報自旦達暮殊無惰容其奉公謹慤皆
此類也以疾還京詔以儉舊居狹隘賜甲第一區後薨
於夏州總管臨終遺令斂以時服素車載柩不設儀仗
親友贈襚一無所受諸子並奉行之又遺啓明帝請葬
於文帝陵側并以官所賜之宅還官詔皆從之贈本官

加涼瓜等十州諸軍事涼州刺史追封鄫國公謚曰文
荊州人儀同趙超等六百九十七人感儉遺愛詣闕請
為儉立廟樹碑詔許之建德元年詔曰故柱國鄫國公
儉臨終審正爰吐德音以所居之宅本因上賜制度宏
麗非諸子所居請以還官更遷他所昔叔敖辭沃壤之
地蕭何就窮僻之鄉以古方今無慙曩哲言尋加尚弗
忘于懷而有司未達大體遂以其第外給大追善念功
先王令典豈得遂其謙挹致垂懲勸今以本宅還其嘉
子俾清風遠播無替聿脩以子隆位司令中大夫從長

湖公元定伐陳没江南率隆第平最知名平列在隋史
長孫紹遠字士師少名仁行代人魏司空上黨王道生玄
孫也父承業太師録尚書事前史皆有傳紹遠寛容有
大度雅好墳籍聰慧過人父承業作牧壹時紹遠年
十三承業管記有王禎者文學士也聞紹遠彊記遂白
承業求驗之承業命試之禎乃試以禮記月令於是紹
遠讀數紙總一徧誦之若流頃歎服之起家司徒府參
軍事後以別將討平河東還蜀許封東阿縣伯魏孝武西
遷紹遠隨承業奔赴以功別封文安縣子大統二年除

太常卿遷中書令仍襲父爵後例降為公改馮翊郡恭
帝二年累遷録尚書事文帝每謂羣公曰長孫公任使
之處令人無反顧憂漢之蕭寇何足多也且其容止堂
堂足為當代今模楷六官建拜大司樂孝閔踐祚封上黨
公初紹遠為太常廣召工人創造樂器土木絲竹各得
其宜唯黃鐘不調紹遠每以為意嘗因退朝經韓使君
佛寺前浮屠三層之上有鳴鐸焉忽聞其音雅合宮調
因取而配奏方始克諧乃啓明帝曰魏氏來宅秦雍雖
祖述樂章然黃鐘為君天子之正位往經創造歷年稔無

成方知水行將季木運伊始天命有歸靈樂自降此蓋
乾坤祐助宗廟致感方當降物和神祚隆萬世詔曰朕
以菲薄何德可以當之此蓋天地禋宗之祐亦由公達
鑒所致也俄改授禮部中大夫時猶因魏氏舊樂未遑
更造但云小呂加大呂而已紹遠上疏陳雅樂詔並行
之紹遠所奏樂以八爲數故漢梁黃門侍郎裴正上書以
爲昔者大舜欲聞七始下洎周武爰制七音特林鐘作
黃鐘以爲正調之首詔與紹遠詳議正曰天子用八非
無典故縣而不擊未聞厥理且黃鐘爲天大呂爲地太
蔟爲人今縣黃鐘而擊太蔟便是虛天位專用人矣紹
遠曰夫天不言四時行焉地不言萬物生焉人感中和
之氣君變通之道今縣黃鐘而擊太蔟是天子端拱羣
司奉職從此而議何往不可正曰案呂氏春秋曰楚之
衰也爲作巫音齊之衰也爲作大呂且大呂以下七鐘
皆是林鐘之調何得稱爲十一月調專用六月之均便
是欲迎仲冬猶存季夏以此而奏深非正理紹遠曰鄉
之所言似欲求勝若窮理盡性自伐更深何者案周禮
不大樂云黃鐘爲宮大呂爲角此則是大呂之用宛而

成章雖知引呂氏之小文不覺失周公之大禮且今縣
大呂則有黃鐘林鐘二均乃備春夏則奏林鐘秋冬則
奏黃鐘作黃鐘不擊大呂作林鐘不擊黃鐘此所謂左
之右之君子宜之右之左之君子有之而鄉不縣大呂
止有黃鐘一宮便是季夏之時仍作仲冬之調以此爲
至理無乃不可乎然周禮又云乃奏黃鐘歌大呂以祀
天神謂五帝及日月星辰也王者各以夏之正月祀炎
帝於南郊又朝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依知正禮並用
仲冬之調又曰乃奏太蔟歌應鐘以祭地祇謂神州及
社稷以春秋二仲依知正禮唯奏孟春之宮自外四宮
山川先妣先祖並各用宮不依月變略舉大綱則二陽
可反然則還相爲宮雖有其義引禮取證乃不月別變
宮且黃鐘爲君則陽之正位若隨時變易是吾無定體
義既清且韻妙合眞體然八音平濁何足可稱紹遠曰
而鄉用林鐘以爲正調便是君臣易位陰陽相反正之
名器將何取焉正曰今用林鐘爲黃鐘者實得相生之
天音陽位故其音平而濁濁則君聲地音陰位故其音
急而清清則臣調然急清者於體易絕平濁者在義可

久可久可大王者之基至於鄭衛新聲非不清韻若欲施之聖世吾所不取也於是遂定以八爲數焉尋拜京兆尹歷少保小司空出爲河州刺史河右戎落向化日近同姓婚姻因以成俗紹遠導之以禮文變弊風政存簡恕百姓悅服入爲小宗伯武帝讀史書見武王克殷而作七始又欲廢八縣七并除黃鐘之正宮用林鐘爲調首紹遠奏云天子縣八百王共軌下逮周武南修七始之音詳諸經義又無廢八之典且黃鐘爲君天子正位今欲廢之未見其可臣案周禮奏黃鐘歌大呂比與先聖之弘籥寄易之明證願勿輕變古典越改樂章帝默然久之曰朕欲廢七縣八者所望體不求自喜苟易名當更思其義後竟行七音屬紹遠遘疾未獲面陳處有司遂捐樂器乃與樂部磨鍳書曰伏聞朝廷前議而欲廢八縣七然則天子縣八有自來矣古先聖王殊途一致逮周武克殷逆取順守尊用干戈事垂昌遜及求經義是用七音蓋非萬代不易之典其縣八筍簴不得毀之宜待吾疾瘳當別奏聞此後紹遠疾篤乃命其子覽曰夫黃鐘者天子之宮呂大呂者皇后之位今廢黃鐘

之位而祿去王宮甚若用林鐘為首是歲出私門將恐八百之祚不得同姬周之永也吾既為人臣義無寢默必興疾固爭闕庭後疾甚乃上遺表曰謹案春秋隱公傳云天子用八周禮云天子縣二八僩氏之鐘十六毋句氏之磬十六漢成帝獲古磬十六周禮圖縣十六此數事者昭爛典章揚推而言足為龜鏡伏惟陛下受圖蒼帝接統玄精秦漢以還獨為稱首至如周武有事干戈臣獨鄙之而況陛下以臣揣餘息匪久伊朝伏願珍御萬機不變改入從七帝尚表弟婺妻贈柱國大將軍

謚曰獻號鄉亭侯祖配饗廟庭子臨嗣覽刻在隋史紹遠弟澄字士亮年一歲司徒李琰之見而奇之遂以女妻焉十四從父承業征討有智謀勇冠諸將以功封西華縣侯及長容貌魁岸風儀溫雅魏大統中歷位豫渭二州刺史以軍別封永寧縣伯尋進爵襄津縣侯魏文帝與文帝及羣公宴從容曰孝經一卷人行之本諸君宜各引孝經之要言證應聲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座中有人次曰匡救其惡既出西閤文帝深歎證之合機而謙其次答者孝閔帝踐阼拜大將軍進爵義門郡公出為玉

壁總管頗有威信文帝於鎮贈柱國謚曰簡自喪初至及葬明帝三臨之與祀中大夫宇文容諫曰君臨臣喪自有節制今乘輿屢降恐乖典禮帝不從其為上所追惜如此子嶷嗣

盧柔字子剛范陽涿人也祖洪魏樂陵陽平二郡太守盧柔少孤為叔母所養撫視甚於父崇驃騎府法曹參軍柔親嘗歎重之性聰敏好學其子柔盡心溫清亦同已親親嘗歎重之性聰敏好學未弱冠便解屬文但口吃不能持論頗便酒誕節為世所譏司徒臨淮王彧見而器之以女妻焉及魏孝武懌

齊神武之遏詔賀拔勝出牧荊州以為外援柔謂因此可以著功績遂從勝之荊州以柔為大行臺郎中掌書記軍之機務柔多預焉及勝為太保以柔為掾孝武後召勝引兵赴洛勝以問柔柔對曰高歡詐晉陽之甲意實難知公宜帥眾赴都與決勝負存沒以之此忠之上策也若北阻晉陽南弁襢鄧東連兗豫西接關中帶甲十萬觀釁而動亦中策也舉三荊之地通款梁國可以庶身功名去矣策之下者勝輕柔年少笑而不應及孝武西遷東魏遣侯景龔襲勝敗南奔歸梁柔亦從之勝

頻表梁武帝求歸闕中書監式帝寬表嘉其辭彩既知柔
所製因遣舍人勞問并遺縑錦後與勝俱還行及襄陽
齊神武懼勝西入遣侯景以輕騎邀之勝及柔懼乃棄
船山行贏糧冒險經數百里時屬秋霖徒侶凍餒死者
太半大統二年遂至長安封容城縣男文帝重其才引
爲行臺郎中除從事中郎與郎中蘇綽對掌機密時沙
苑之役大軍憂捷汝穎之間多舉義來附書檄往返日
百餘牒柔隨機應答皆合事宜進爵爲子累遷中書侍
郎兼著作撰起居注後爲黃門侍郎文帝知其貧解衣
賜之後遷中書監孝閔帝踐阼拜小內史大夫進位儀
同三司卒於位所作詩頌碑銘檄表啓行於世者數十
篇子愷嗣愷列在隋史

裴俠字嵩和河東解人也祖思齊舉秀才拜議郎父欣
西河郡守贈晉州刺史俠年七歲猶不能言後於洛城
見羣烏噪天從西來舉手指之而言遂志識聰慧有異
常童年十三遭父憂哀毀有若成人將擇葬地而行忽
聞空中有人言曰童子何悲葬於桑東當封公侯俠懼
以告其母母曰神龜吾聞鬼神福善禍淫爾家未嘗有惡當

以吉祥告汝耳時俠乞側京有大桑林因葬焉州辟主簿舉秀才魏正光中解褐奉朝請稍遷義陽郡守元顥入洛俠執其使人焚其赦書募三軍所推君百二之地所城別將及孝武與齊神武有隙徵兵河南以備之俠率所部赴洛陽武衛將軍王思政謂曰當今權臣擅命王室日卑君何俠曰宇文泰為三軍所推君百二之地所謂已操戈矛寧肯授人以柄雖欲撫之恐是據於蔡黎也思政曰柰何俠曰圖歡有立至之憂西巡有將來之慮且至關右日慎一日徐思其宜耳思政然之乃進俠於帝授左中郎將及帝西遷俠將行而妻子猶在東都滎陽鄭偉謂俠曰天下方亂未知烏之所集何如東就妻子徐擇木焉俠曰忠義之道庸可忽乎吾既食人之祿寧以妻子易圖也遂從入關賜爵清河縣伯除丞相府士曹參軍大統三年領鄉兵從戰沙苑先鋒陷陣俠本名協至是文帝嘉其勇決乃曰仁者必有勇因命改名俠焉以功進爵為侯王思政鎮玉壁以俠為長史齊神武以書招思政思政令俠草報書言辭甚壯烈文帝善之曰雖魯仲連無以加也除河北郡守俠躬養儉素愛

民如子所食唯菽麥鹽菜而已更甚莫不懷之郡舊制
有漁獵夫三十人以供郡守俠曰以口腹役人吾所不
爲也乃悉罷之又有十三十人供郡守役使俠亦不以
入私並收庸直爲官市馬歲時既積焉遂成羣去職之
日一無所取民歌之曰肥鮮不食丁庸不取裴公清惠
諸牧守曰裴俠清慎奉公爲天下最今衆中有如俠者
可與之俱立衆皆默然無敢應者文帝乃厚賜俠朝野
歎服號爲獨立使君俠撰九世伯祖貞侯潛傳以爲業

民清公自此始也欲使後生奉而行之宗室中知名者
咸付一通從弟伯鳳世彥時並爲丞相府佐笑之曰人
生仕進須身名俱泰清者蓋若此竟欲何爲俠曰清者蓋
職之本儉者持身之基況我大宗世濟美美故能存見
縛於朝廷沒流芳於冀籍今吾幸以凡庸濫冢殊遇固
冀窮困非慕名也志在自脩懼辱先也翻復嗤笑不知復
何言伯鳳等慙而退再遷鄧州刺史加儀同三司梁竟
陵太守孫嵩鄧城守張建並以郡來附俠見之密謂人
曰嵩目動言譯輕於去就者也建神情審定當無異心

乃馳啓其狀文帝曰裴俠有知人之鑒淳得之矣遣大
都督荊賁鎮竟陵而鄴城竟不遣監統及柳仲禮軍至
暠還以郢叛卒如俠言尋轉大將軍拓州刺史徵拜雍
州別駕尋聞帝踐阼除司品下大夫加驃騎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進爵為公遷吏部中大夫時有奴婁立守
倉儲積年隱沒至千萬者及俠在官勸精發擿數旬之
內奴盜略盡轉工部中大夫有大司空掌錢物興李貴
乃於府中悲泣或問其故對曰所掌官物多有費用裴
公清嚴有名憚遭罪責是以泣耳俠聞之許其自首貴
自言隱費錢五百萬俠之肅奴皆此類也俠嘗患疾沈
頓士友憂之忽聞五鼓便即驚起顧左右曰可向府郭
所苦因此而瘳晉公護聞之曰裴俠危篤若此而不廢
憂公因聞鼓聲疾病遂愈此豈天祐其勤恪也又司空
許國公宇文貴小司空北海公申徽並來候俠疾所居
第屋不免霜露貴等還言之於帝帝發其負若乃為起
宅并賜良田十頃奴隸耕耒糧粟莫不備足搢紳咸以
為榮卒於位贈太子少師蒲州刺史謚曰貞河北郡前

祥性忠謹有理劇才少爲成都令清不及俠斷決過之
後除長安令爲權要所憚遷司倉下大夫俠之終也以毀
卒祥弟肅列在隋史

裴寬字長寬河東聞喜人也祖德歡魏中書侍郎河内
郡守父靜慮銀青光禄大夫贈汾州刺史寬儀貌環偉
博涉羣書弱冠爲州里所稱親歿撫諸弟以篤友聞榮
陽鄭孝穆嘗謂其從弟文直曰裴長寬兄弟天倫篤睦
人之師表吾愛之重之汝可與之游勵年十三以選爲
魏孝明帝挽郎釋褐散騎侍郎及孝武西遷寬留其諸

弟曰君臣逆順大義昭然今天子西幸理無東面以虧
臣節乃將家屬避難於大石嶺獨孤信鎮洛陽始出見
焉時汾州刺史韋子粲降於東魏子粲兄弟在關中者
咸已從坐其季弟子爽先在洛蒼急乃投寬寬開懷納
之遇有大赦或傳子爽合免因爾遂出子爽卒以伏法
獨孤信知而責之寬曰寬來見歸義無執送今而獲罪
是所甘心以經赦宥遂得不坐大統五年授都督同軌
防長史加征虜將軍十三年從防主韋法保向潁川解
侯景圍景密謀南叛僞親狎於法保寬謂法保曰侯景

狡猾必不肯入翳雖詭款於公恐未可信若伏兵斬之亦一時之功也如曰不然便須深加嚴整言不得信其誑誘自貽後悔法保納其言然竟能圖景宅自固而已十四年與東魏將彭樂樂恂戰於新城因傷被禽至河陰見齊文襄寬舉止閑雅善於占對文襄甚賞異之解鎖赴館厚加禮遇寬乃裁所卧氈夜縋而出因得道還見於文帝帝顧謂諸公曰被堅執銳或有其人疾風勁草歲寒方驗裴長寬爲高澄如此厚遇乃能冒死歸我雖古之忼烈所載何以加之乃手書賜寬名下授持節都督討夏陽縣男即除孔城城主十六年遷河南郡守仍鎮孔城魏廢帝元年進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孝閔帝踐阼進爵爲子寬在孔城十三年與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相對永業有謀計多謫詐或聲言春發秋乃出兵或掩襲消息忽忽而至寬每揣知其情出兵邀擊無不尅之天和三年除溫州刺史初陳氏與周通和脩聘好信使相尋敵境於是以寬爲江州刺史陳將程靈洗攻之力屈城陷陳人乃執寬至揚州尋被送嶺外經數載後還建鄴

遂卒於江左子義宣從御正杜果使於陳始得將寬柩還隋開皇元年文帝詔贈襄郡二州刺史義宣位司金二命士令江人多寬弟漢字仲霄操尚弘雅聰敏好學嘗見人作白字詩一瞥便誦魏孝武初釋褐員外散騎侍郎大統五年除大丞相府士曹行參軍轉墨曹漢善尺牘尤便簿領理識明贍斷割如流相府為之語曰日下燦爛有裴漢武成中為司車路下大夫與工部郭彦太府高寘等參議格令每較量時事必有條理天和五年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漢少有宿疾常帶羸劇職

繁宮非其好也時晉公護擅權縉紳等多諂附之漢直道自守故八年不徙職性不飲酒而雅好賓友每良辰美景必招引時彦宴賞留連聞絃管行觴以為樂人物以此重之自寬沒後遂斷游從不聽琴瑟歲時伏臘哀慟而已撫養兄弟子情甚篤至借人異書必躬自錄本至于疾癘彌年亦未嘗釋卷卒贈晉州刺史子鏡人少聰敏涉獵經史為大將軍譚公會記室參軍事不遷春官府都上士仕隋位至曹郎漢弟尼字景定性弘雅有器局位御正下大夫卒贈隨州刺史子之隱通王招

府記室參軍之隱第師人好學有識度見稱於時起家
秦王贊府記室參軍仍兼侍讀寬裕寡鴻少恭謹有幹
略歷官內外天和初拜鄯州刺史轉襄州總管府長史
賜爵高邑縣侯從衛公直南征軍敗遂沿峯至於陳朝
廷
延哀之贈豐資三州刺史
斐果字成昭河東聞喜人也祖思賢魏青州刺史父遵
彥周太昌中爲陽平郡丞文
帝初果少懷慨有志略魏太密託附焉永安中益
帝使果與果過果知非常人密託附焉永安中益
帝使果從軍征討乘輿馬衣青袍每先登陷陣時

人號爲黃驄年少永熙中授河北郡守及齊神武敗於
沙苑果乃率其宗黨歸關文帝嘉之賜田宅奴婢牛馬
什物等從戰河橋解玉壁圍摧鋒陷擊所向披靡大統
九年又從戰芒山汾交帝前拔馬陣禽東魏都督賀
婁烏邏蘭勇冠當時衆人莫不歎服以此文帝愈親待
之補帳內都督遷帥都督平東將軍後從開府楊忠平
隨安陸以功加大都督除正平郡守可正平果本郡也以
威猛爲政百姓畏之然涇亦賊亦寇人異息遷司農卿又
從大將軍尉遲迥伐蜀果率所部

急前軍開劍閣破季

慶堅降楊乾運皆有功廢帝二年
縣侯俄而州人張遁李拓驅率百
皆闕兵士又寡衆設方略以拒之
追擊累戰破之旬月之閒州境清
帝踐阼除隆州刺史加持節驃
司進爵爲公歷眉復二州刺史累
豪右申理屈滯歷牧數州號爲稱
職卒於位贈本官加
絳晉建州刺史謚曰質子孝仁嗣
孝仁幼聰敏涉獵經
史有譽於時起家舍人上士累遷
長寧鎮將捍禦齊人

甚有威邊之略歷建譙臺二州刺史
裴文舉字道裕河東聞喜人也祖秀業魏天水郡守贈
平州刺史父遂性方嚴爲州里所
來寇遂乃糾合鄉人分據險要以
境遂爲之鄉道多所降下文帝嘉
縣子卒於正平郡守贈開府儀同
少忠謹涉獵經史大統十三年起
年幼孤簡貫交文舉以選與諸公
戲狎遷著作郎中外府參軍魏恭
帝二年賜姓賀蘭氏

孝閔帝踐阼襲爵澄城縣子齊公憲初開幕府以文舉
爲司録及憲出鎮劒南復以文舉爲總管府中郎武成
二年就加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蜀土沃饒商
賈百倍或有勸文舉以利者文舉合之曰利之爲害莫
若安身身安則道隆非貨之謂是以不爲非惡財也憲
矜其貧窶每欲資給之文舉恒自謙遜辭多受少保定
三年遷絳州刺史邃之任正平也以廉約自守每行春
省俗單車而已及文舉臨州一遵其法百姓美而化之
總管韋孝寬特相欽重每與談論一覺夜忘倦前於席天和

初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尋爲孝寬杜國府司
馬六年又爲司憲中大夫進爵爲伯轉軍司馬文舉少
喪父其兄又在山東唯與弟璣幼相訓養友愛甚篤璣
又早亡文舉撫視遺孤逾於己子時人以此稱之初文
舉叔父季和爲曲沃令終於開喜川而叔母韋氏卒於
正平縣屬東西分隔韋氏壙隴遂在齊境及文舉在本
州每加賞募齊人感其孝義潛相要結以韋柩西歸竟
得合葬六年除商青州刺史宣政元年卒於位子胄嗣
位至大都督子神安邑通守有子知禮

獻字宣猷惇陵安平人也祖挺魏司徒司馬父孝芬
部尚書爲齊神武所誅事具挺傳獻少好學風度閑
任鯁正有軍國籌謀略普泰初累遷司徒從事中郎既
難導聞行入關及謁魏孝武哀動左右帝爲之改
送曰忠孝之道萃在一門即以本官奏門下事大
給事黃門郎平原縣伯二年正黃門行軍禽竇
農破沙苑獻常以本官從軍典文翰五年除司
入加驃騎將軍時太廟初成四時祭祀猶設樂
戲其郊廟祭官多有假攝獻上疏曰昔孔子稱
辯等朔脩六官十二年除淅州刺史十四年侯
南歸款遣行臺王思政赴之文帝與思政書曰
智略明贍有應變之才若有所疑宜與量其可
政初潁兵襄城後於潁川爲行臺并敕書令於獻獻
兵襄城控扼帝京洛實當今之要地如有動靜易相應
潁川既隣接寇境又無山川之固賊若潛來徑至城下
若潁兵襄城爲行臺所領川置州遣郭賢守則表裏

兆尹晞舊姻禮婚聚會之辰多奏音樂

服斉衰乃有織成文繡者獻請禁斷事並施

勝固人心易安縱有不虞豈能為患使人見文帝具以
啓聞文帝令依獻策思政重啓求與朝廷立約賊若水
攻乞一周為斷陸攻請三歲為期限內有軍不煩赴援
過此以往唯朝廷所裁乃許之及賴川沒文帝深追悔
焉以疾去職屬大軍東征文帝賜以馬隨軍與之籌略
十七年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本州大中
正賜姓宇文氏魏恭帝元年文帝欲開梁漢舊路乃命
獻督義同劉道通等五人開通車路鑿山堙谷五百餘
里至三十步梁州即以獻為都督梁州刺史及文帝崩始利

涉興等諸州阻兵為逆信合開褒四州亦叛唯梁州境
內人無二心利州刺史崔士謙請援獻遣兵六千赴之
信州糧盡獻為送米四千斛於是二鎮獲全獻第二女
帝養為己子封富平公主明帝即位徵拜御正中大夫
時依周禮稱天王又不建年號獻以為世有澆淳故帝
王因以沿革今天子稱王不足以威天下請遵秦漢稱
皇帝建年號朝議從之除司會中大夫御正如故明帝
遺詔立武帝晉公護謂獻曰寡人性寬仁在文帝諸
子之中年又最長今尊奉遺旨嗣戴為主君以為如何

獻曰殷道尊尊周道親親今朝廷既遵周禮無容輒違此義護曰天下事大恐叡公幼耳獻曰昔周公輔成王以朝諸侯況明公親賢莫二若行周公之事方爲不負顧託事雖不行當時稱其守正及陳將善啟來附晉公護議欲南伐公卿莫敢言獻獨進曰前歲東征死傷過半比雖加撫循而創痍未復近者長星爲災乃上玄所以垂鑒誡也豈可窮兵極武而重其譴賀若議不從後水軍果敗而裨將元定等遂沒江南建德六年拜少司徒加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隋文帝受禪以獻前代舊齒

授大將軍進爵汲郡公開皇四年卒謚曰明子仲方列在隋史獻弟宣度位齊王開府司馬恒農太守宣度弟宣軌頗有才學位考功郎中與弟宣質宣靜宣畧並早卒

崔士謙字士遜博陵安平人也祖辯魏武邑太守父楷殷州刺史辯自有傳士謙幼聰明神彩疑然及長深沈有識量歷觀經史不持章句志在博聞而已無貴覽經國緯民之事心常好之未嘗不撫卷歎息孝昌中解褐著作郎賀拔勝出鎮荊州以士謙爲行臺左丞勝雖居方岳

之任至於安輯瘡夷綱紀衆務皆委士謙高士謙亦盡其智能以相佐佑勝有聲南州皆士謙之力也及魏孝武將備齊神武之逼乃詔勝引兵赴洛軍至廣州帝已西遷勝乃遲疑將旋士謙謂勝曰昔周室不造諸侯釋位漢祚中微列藩盡節今皇家多故主上蒙塵斯實忠臣枕戈之時義士立功之日公受方面之重總宛葉之衆若仗義而動首唱勤王二天下聞風孰不感激誠宜倍道兼行謁帝關右然後與六軍文行臺同心協力電討不庭則二伯之勳復興茲日中道而退人皆解體一失

機後悔何及勝不能用人情果大駭動州民劉蠡誕等侯景軍奄至勝與戰敗蠡潰遂將麾下數百騎奔梁士謙亦隨行及至梁每乞師北授梁武雖不爲出軍而嘉勝等志節並許其還國乃令士謙先且通隣好文帝素聞其名甚禮之授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乘縣男及勝至拜太師長史以功賜爵爲子拜尚書右丞從文帝解洛陽圍經河橋戰加定州大中正瀛州刺史又破柳仲禮於隨郡討李遷哲於魏興並有功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直州刺史賜姓宇文氏恭帝初轉利州刺史士謙性明

悟深曉政術吏民畏而愛之保定二年遷總管岳州刺史加大將軍進爵武康郡公天和二年授江陵總管荊州刺史既統攝遐方俗兼夷夏又南接陳境東隣齊寇士謙外禦彊敵內撫軍民風化大行號稱良牧每年考績常為天下之最屬有詔褒美焉士謙隨賀拔勝之在荊州也雖被親遇而名位未顯及踐其位朝野以為榮四年卒於州閫境痛惜之立祠堂四時祭饗子曠嗣士謙性至孝與弟說特相友愛雖復年位並高資產皆無私焉居家嚴肅及說子弘度並奉其遺訓云曠少溫雅隋大業末位開府儀同三司大將軍涼州刺史曠

彭有盛名列在後史說李名士約少有氣幹力過人尤工騎射賀拔勝攻荊州以為假節龍驤將軍防城都督又隨奔梁復自梁歸西魏授武衛將軍都督封安昌縣子後文帝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進爵為侯除京兆郡守累遷都官尚書定州大中正改封安固縣侯賜姓宇文氏并賜名說高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進爵高平縣公再遷總管涼州刺史說莅政彊毅百姓畏之後除使持節和豫三州崇德等十二州諸

軍事加授大將軍改封安平縣公建德四年卒贈鄜延
等五州刺史謚曰壯子弘度仕周歷隋性酷虐列在酷
吏傳中

李昶小名那頭玄衛御史中尉虎之孫也虎自
有傳昶伯父志爲南荊州刺史父游隨志在任建義初
與志俱奔江左昶性峻急不雜交游幼年已解屬文有
聲洛下時洛陽初置明堂昶年十數歲爲明堂賦雖優
洽未足才制可觀見者咸曰有家風也初謁文帝文帝
深奇之厚加資給令入太學文帝每見學生必問才行
及昶昶神情清悟應對明辯文帝稱歎之紛德公陸
通盛選僚佐請以昶爲司馬文帝許之昶雖年少遍特
見接待公私之事咸取決焉又兼二千石郎中典儀注
系遷都官郎中相州大中正昶雖處郎官文帝恒欲以
書記委之於是爲丞相府記室參軍著作郎脩國史轉
大行臺郎中中書侍郎又轉黃門侍郎封臨潁縣伯嘗
謂曰卿祖昔在中朝爲御史中尉糾卿操尚貞固理應不
墜家風但孤以中尉彈劾之官愛憎所在故未即受卿
耳然此職父曠無以易卿乃奏昶爲御史中尉賜姓宇

文氏六官建拜內史下大夫進爵為侯明帝初行御伯
中大夫武成元年除中外府司録保定初進驃騎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轉御正中大夫時以近侍清要盛選
國華乃以昶及安昌公元鼎中都公陸逞臨淄公唐瑾
等並為納言尋進爵為公五年出為昌州刺史在州遇
疾求入朝詔許之未至京卒贈相州牧文帝
世已當樞要兵馬戎分專以委之詔策文筆皆昶所作
也及晉公護執政委任如舊常曰文筆之事不見流
於後世經邦致化庶乃名人故所作文筆了無棄意

留心政事而已又以父在江南昏富關右自少及終不
飲酒聽樂時論以此稱焉子舟嗣

鄭道邕字孝穆滎陽開封人也祖敬叔魏濮陽太守父
玻范陽太守道邕幼謹厚以清約自居年未弱冠涉獵
經史父叔四人並早歿昆季之中道邕居長撫訓諸弟
有如同生閨門之中怡怡如也魏孝昌初解褐太尉行
參軍累以戰功進至光祿大夫太師咸陽王長史及孝
武西遷從入關除司徒左長史領臨洮王友賜爵永寧
縣侯大統初行岐州刺史在任未幾有能名王罷時為

雍州刺史欽甚善政賜書盛相稱述先是所部百姓久
遭離亂逃散殆盡道邕下車之日戶止三千留情綏撫
遠近咸至數年之內有四萬家歲考績爲天下最文帝
賜書歎美之徵拜京兆尹及梁王侯還藩詔邕隨送梁
道邕散騎常侍持節拜送皆盡誠節詔許之仍除大尚
司加散騎常侍時文帝東討除大丞相府右長史封金
鄉縣男軍次潼關命道邕與左長史孫儉司馬楊寬尚
書蘇亮諮議劉孟良等分掌衆務仍令道邕引接關東
歸附人士并品藻才行而任用之撫納銓敘咸得其宜
後拜中書令賜姓宇文氏尋以疾免孝閔帝踐阼加驃
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歷數州皆有政績入爲少司
正宜華虞陝四州刺史頻歷數州皆有政績入爲少司
空卒贈本官加鄭梁北豫三州刺史諡曰貞子詡嗣歷
位納言爲聘陳使後至開府儀同大將軍邵州刺史詡
弟譯於隋文帝有翊贊功開皇初又追贈道邕大將軍
徐兗等六州刺史改諡曰文譯隋史有傳
鄭偉字子直道邕之族子也父先護魏孝莊世尚書右
僕射爲爾朱仲遠所害先護專具從曾祖秘書監義傳

中偉少倜儻有大志每以功名自許善騎射膽力過人
初仲遠之入洛也偉逃奔梁及爾朱兆滅後自梁歸魏
及孝武西遷偉亦歸鄉里不求仕進大統三年河內公
獨孤信既復洛陽偉乃與宗人禁業糾合州里舉兵於
鎮城守將令狐德并獲陳留郡守趙季和乃率衆西附
因是梁陳間相次降款偉馳入關面文帝與語歎美之
拜北徐州刺史封武陽縣伯從戰河橋及解王壁圍偉
常先鋒陷陣俟景歸款文帝令偉率所部應接及景叛

偉亦全軍而還除滎陽郡守進爵襄城郡公侍中驃騎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魏恭帝二年進位大將軍江陵
防主都督十五州諸軍事偉性麤獷不遵法度睚眦之
間便行殺戮朝廷以其立義之效每優容之及在江陵
乃專戮副防主杞賓王坐除名保定元年詔復官爵天
和六年爲華州刺史偉前後莅職皆以威猛爲政吏民
莫敢犯禁盜賊亦爲之休止雖非仁政然頗以此見稱
卒於州贈本官加少傳都督司州刺史謚曰肅偉性吃
少時嘗逐鹿於野失之遇牧豎問焉牧豎答之其言亦

吃偉怒謂其效已遂射殺之其忍暴如此子大士嗣
司馬裔子遵亂河內溫人也晉宣帝弟太常卿旟之後
曾祖楚之屬宋武帝誅晉氏戚屬避難歸魏位至鎮西
將軍封琅邪王楚之生吏部尚書金龍金龍生豫州刺
史悅悅生裔裔少孤有志操州郡辟召並不應後起家
司徒府參軍以軍功授員外散騎常侍及魏孝武西遷
裔時在鄴志在立功潛歸鄉里大統三年於溫起義及
六軍西征裔乃於溫率所部從戰有功六年授
北徐州刺史八年入朝文帝嘉之特蒙賞勞頃之河內
有四千餘家歸附並裔之鄉舊乃命領河內郡守令安
集流民十五年文帝令山東立義諸將能率衆入關者
並加重賞裔領戶千室先至文帝欲以封裔裔固辭曰
立義之士辭鄉里捐親戚遠歸皇化者皆是其誠心內
發豈裔能率之乎今以封裔便是賣義士以取榮非所
願也文帝善而從之授帥都督拜其妻元爲襄城郡公
主孝閔帝踐阼除巴州刺史進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進爵琅邪伯四年爲御正中大夫進爵爲
公大軍東討裔與少師楊標留守軹關即授懷州刺史天

和初信州蠻酋冉令賢等反連結二千餘里裔隨上庸公陸騰討之裔自開州道先入晝夜攻圍腹背受敵自春至秋五十餘戰賊黨糧仗俱竭乃降於是臺蠻率服歷信潼二州刺史六年徵拜大將軍除西寧州刺史未之部卒於京師裔性清約不事生產所得俸祿並散之親戚舁死之日家無餘財宅舍卑陋喪庭無所設詔為起祠堂焉贈本官加四州刺史諡曰定子侃嗣侃字道遷少果勇未弱冠便從戎旅位鎮安郡守以軍功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遷宛州刺史未之部卒贈本官加豫州刺史諡曰惠子運嗣

司馬消難字道融河內溫人也父子如為齊神武佐命位尚書令自有傳消難幼聰慧微涉經史有風神好自矯飾以求名譽起家著作郎子如既當朝貴消難亦愛賓客邢子才王元景魏收陸卬崔瞻等皆游其門稍遷光祿卿出為北豫州刺史齊文宣末年昏虐滋甚消難既懼禍及常有自全之謀兼意撫納頗為胥吏所附不能廉潔為御史所劾又尚公主而情好不睦公主愬之屬文宣征并州驛召上黨王渙渙懼害斬使者東奔鄴

中大擾後竟獲於濟州漢之初走朝士疑赴成皐云若與司馬北豫連謀必爲國患此言達於文宣頗見疑消難懼密令所親裴藻間行入關請舉州來附晉公護遣達奚武楊忠迎之消難入朝授大將軍封滎陽公累遷大司寇從武帝東伐還除梁州總管大象初遷大後丞遂納女爲靜帝后尋出爲邓州總管隋文帝輔政消難既聞蜀公尉遲迥不受代遂欲與迥合勢亦舉兵應之使其子求質於陳以求援隋文帝命襄州總管王誼爲元帥發荆襄兵以討之八月消難聞誼將至夜率其麾下奔於陳初楊忠之迎消難結爲兄弟情好甚篤隋文帝以叔禮事之及陳平消難至京特免死配爲樂户經二旬放免猶被舊恩特蒙引見尋卒於家消難性貪濁輕於去就故世言反覆者皆以方之其妻高齊神武女也在鄴極加禮敬入關便相棄薄及赴邓州留妻及三子在京妻言於文帝曰滎陽公攜寵自隨必不顧妻子願防慮之及消難入陳高母子因此獲免子譚即高氏所生以消難勳拜儀同大將軍坐消難除名裴藻宇文芳少機辯有不羈之志爲子如太傅主簿消難鎮北豫

又以爲中兵參軍入周封聞喜縣男除晉州刺史
薛端字仁直本名沙陀河東汾陰人也祖驎駒魏中書
博士徙居馮翊之夏陽父英集書侍御史通直散騎常
侍薛少有志操遭父憂居喪合禮與弟裕勵精篤學不
交人事年十七司空高乾嘗辟爲參軍賜爵平陰男端
以天下擾亂遂棄官歸鄉里魏孝武西遷文帝令大都
督薛崇禮據龍門引端同行崇禮尋失守降東魏東魏
遣行臺薛脩義督乙干貴西魯據據楊氏壁端與宗親及
家僮等先在壁中脩義乃令其兵逼端等東渡方欲濟
河會日暮端密與宗室及家僮等叛之脩義亦遣騎追
端且戰且馳家近入石城柵得免柵中先有百家端與并
力固守貴等數來慰喻知端無降意遂拔還河東東魏
又遣其將賀蘭懿南汾州刺史薛琰達守楊氏壁端率
其屬并招喻村人多設奇兵以臨之懿等疑有大軍便
東遁赴船溺死者數千人端收其器械復還楊氏壁文
帝遣南汾州刺史蘇昌怨鎮之降書勞問徵端赴闕以
爲大丞相府立曹參軍從禽寶泰復弘農戰沙苑並有
功進爵爲伯後改封交城縣伯累遷吏部郎中端性彊

直每有奏請不避權貴文帝嘉之故賜名品端欲令名實
相副自居選曹先盡賢能雖貴游子弟才劣行滯者未
嘗升擢之每啓文帝云設官分職本康時務苟非其人
不如曠職文帝深然之大統十六年軍東討柱國李弼
爲別道元帥妙簡英僚數日不定文帝謂弼曰爲公思
得一長史無過薛端弼對曰眞才也乃遣之轉尚書右
丞仍掌選事梁主蕭詧貢獻馬腦鐘文帝執之顧丞郎
曰能擲擇捕頭得盧者便與鐘已經數人不得填至端
乃執擇捕而言曰非謂此鐘可貴但露其誠耳便擲之

五子皆黑文帝大悅即以賜之魏帝慶近臣有勳文帝
踐極文帝召端告之端以三方未一遽正名號不天下
以不廣請待龍翼侯俯順樂推文帝撫端背曰
成我者卿也卿心既與我同身豈與我異遂脫所著冠
帝袍袴並以賜之遷吏部尚書賜姓宇文氏端久勲
遷曹雅有人倫之鑒其所擢用咸得其才六官建拜軍
司馬加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侯孝
帝踐阼再遷少部中大夫進爵爲公晉公護將廢帝
羣臣議之端顏具同異護不悅出爲蔡州刺史爲政

見惠吏民愛之轉基州刺史甚州地接涇陳事藉鎮撫
總管史寧遣司馬梁榮催令赴任裕父乞訴榮請留
端斉千餘人至基州未幾率衆攻府州贈遺勿有
所受贈本官加大將軍進封文城郡公謚曰質子胄嗣
貫列在隋史端第裕字仁安少以孝悌聞於州里弱冠
丞相參軍事時京北韋夐忘安放逸不干世務裕慕其
恬靜數載酒肴候之談宴終日夐遂以孫女妻之裕嘗
謂親友曰大丈夫當聖明之運而無約束武之用爲
世所知雖復偏遲徒爲懸弧若耳至如韋君者士退不丘壑
進不市朝怡然守道榮辱弗及何其樂也裕胃宿宴于
舅之廬後庭有井裕夜出户井若有人欲牽其手裕便却
行遂落井同坐共出之因勸裕酒曰向慮卿不測憂喜
得無他宜盡此爵裕曰墜井蓋小小耳方當逾於此也
人問其故裕曰近夢恐有兩楹之憂尋卒文章之士議
之者百數人文帝傷惜之追贈洛州刺史
薛善字仲良端之族曾孫也父和南青州刺史善少爲
司空府參軍要遷監池都將魏孝武西遷東魏改河東
爲秦州以善爲別駕善家素富僮僕數百人兄元信使

氣豪俊每食數十人坐客恒滿絃歌不絕而善獨恭已率素愛樂閑靜大統三年齊神武敗於沙苑留善疾兄崇禮守河東文帝遣李弼圍之崇禮固守不下善密謂崇禮曰高歡戎車犯順致主上播越與兄忝是衣冠緒餘受國榮寵今大軍已臨而兄欲為高氏盡力若城陷之日送首長安云逆賊某甲之首死而有靈豈不殺有餘愧不如早歸誠款雖未足表奇節無獲全首領崇禮猶持疑不決會善從弟馥妹夫高子信為防城都督守城南面子信遣馥參詣善云意欲應接西軍但恐力所不制善即令弟濟將門生數十人與子信馥等斬關引彌軍入時預謀者並賞丑等爵善以背逆歸順臣子常情豈容闔門大小俱坑封邑遂與弟慎等並固辭不受文帝嘉之以善為汾陰令善幹用彊明一郡稱最太守王羆美之令善兼督六縣事尋為行臺郎中時欲廣置屯田以供軍實乃除司農少卿領同州憂陽縣二十屯監文於夏陽諸山置鐵冶復以善為冶監每月役八千人營造軍器善親自督課兼加撫慰甲兵精利而皆忘其勞苦焉遷大丞相從事中郎追論屯田功賜爵龍門縣子

遷黃門侍郎除河東太守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姓宇文氏六官建拜工部中大夫進爵博平縣公轉民部中大夫時晉公護執政儀同齊軌語善云兵馬萬機須歸天子何因猶在權門善白之護遂殺軌以善忠於己引為中外府司馬遷司會中大夫副總六府事加授京兆尹仍行司會出為隆州刺史兼益州總管府長史徵拜武威少府卒贈三司刺史武帝以善吾齊軌事益曰繆公子襄嗣官至高陽郡守善弟慎字伯護好學能屬文善草書少與同郡裴叔逸裴諏之柳虬范陽

盧柔隴西李璨友善起家丞相府墨曹參軍文帝於行臺省置學取永一郎及府佐德行明敏者充生參令旦理公務晚就講習先六經而後子史又於諸生中簡德行淳謹者侍讀書慎與李子璨及隴西李伯良辛韶武功蘇衛讓郡憂侯裕安定梁曠梁禮河南長孫璋河東裴學薛同滎陽鄭朝等十二人並應其選又以慎為學師以知諸生課業文帝雅好談論并簡名僧深識玄宗者一百人於第內講說又命慎等十二人兼學佛義使內外俱通由是四方競為入學在學數年復以慎為宜

都公侍讀累遷禮部郎中文官建拜膳部下大夫愼兄
喜文任工部並居清顯時人榮之孝閔帝踐阼除御正
下大夫封淮南縣子歷師氏御伯中大夫保定初出爲
湖州刺史界既雜蠻夷恒以胡掠爲務愼乃集諸豪帥
蠻乃相謂曰今日始知刺史眞民父母也莫不欣悅自
是襁負而至者千餘戶蠻俗婿娶之後父母雖在即與
別居愼訓守令曰牧守令長是化人者也豈有子娶妻
便與父母離析非唯汨俗之失亦是牧守之罪愼乃親
自誘道示以孝慈并遣守令各喻所部有數戶蠻別居
數年乃還奉養及行得果膳歸奉父母愼以其從善之
速具狀以聞有詔蠲其賦役於是風化大行有同華俗
尋徵爲膳部中大夫以疾去職卒於家有文集類爲世所
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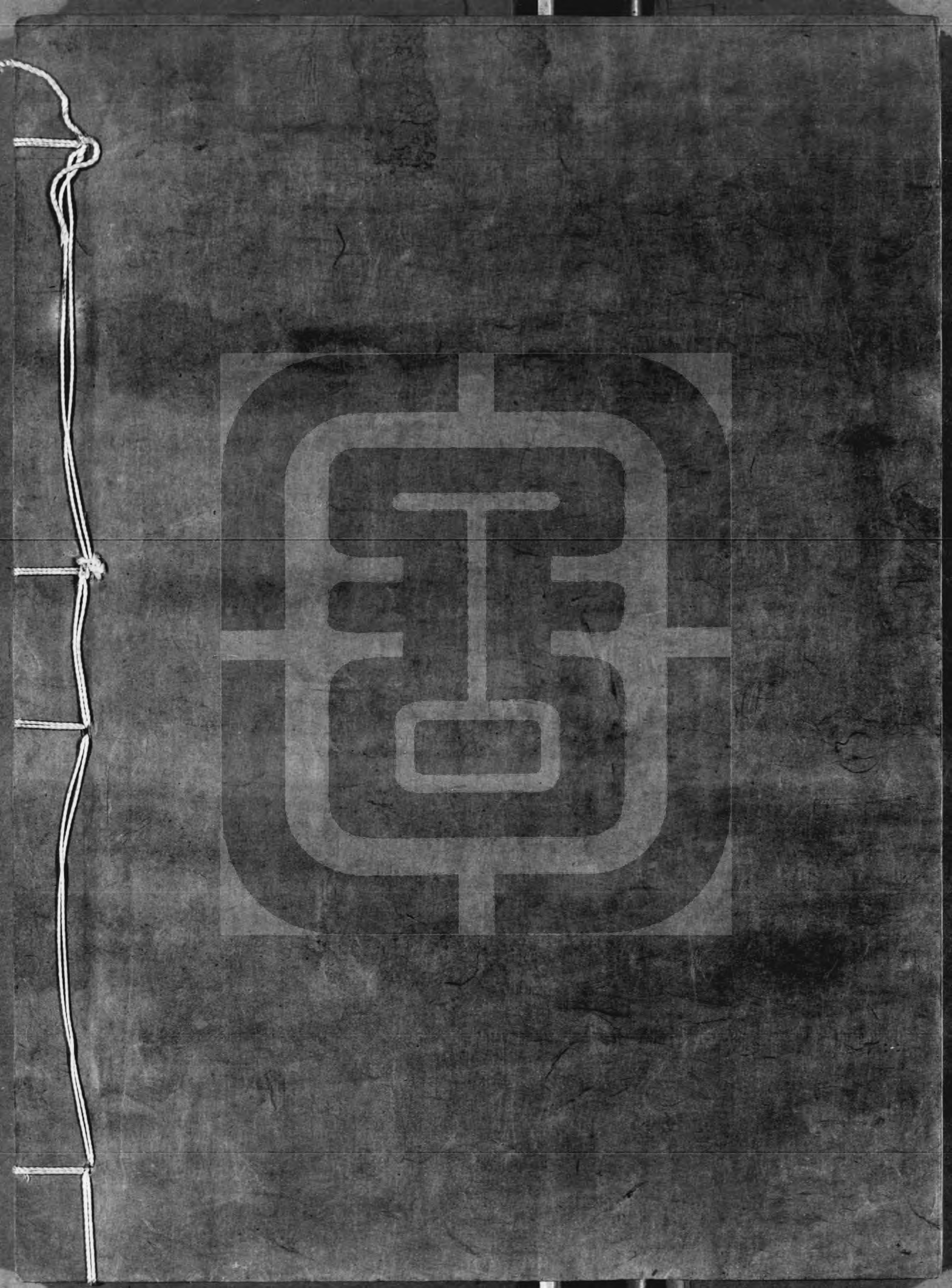
薛寘河東汾陰人也祖遵顏魏河東郡守安邑侯父文
清河廣平二郡守寘幼聰覺博籍好屬文起家奉朝請從
魏孝武西遷封部陽縣子廢帝元年領著作佐郎脩國

宋尋拜中書侍郎脩起居注遷中書令燕公子謹征江陵以寘爲司錄軍中謀略寘並參之江陵平進爵爲侯轉御正中大夫時前中書監盧毓未學著優朝廷方改物創制故行高禮乃令寘與小宗伯盧辯斟酌古今共詳定行之六官建授內史下大夫孝閔帝踐阼進爵爲侯轉御正中大夫時前中書監盧毓未學著優江漢文藻華贍而寘與之方駕故世號曰盧辯高人之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出爲渭州刺史卒於位吏民哀惜之贈寘州刺史諡曰懿所著文集二十餘卷行於世又撰西京記三卷引據該洽世稱其博物云

辯字景獻河東汾陰人也曾祖弘敞值赫連之亂率宗人避地襄陽懿早喪父家貧躬耕以養父母有暇則覽文籍疎宕不拘時人未之奇也江表取人多以世族懿世無貴仕解褐不過侍郎既羈旅不被擢用常歎曰豈能五十年戴幘死一校尉低頭俛首俯仰而向人也常欝欝不得志每在人間輒陵架勝達負才使氣未嘗

性至孝雖年齒已衰職務繁廣至於溫清之禮朝夕無違當時以此稱之子明嗣大象末儀同大將軍清水郡

趨世祿之門左中郎將京兆韋潛愛謂之曰君門地非下身才不劣何不褰裾數參吏部憕曰世胄躡高位英俊沈下僚古人以爲歎息竊所未能也潛度告人曰此年少實慷慨但不遭時耳孝昌中拜箕還洛陽先是憕從祖眞度與族祖安都攜徐兗歸魏其子懷儁見憕甚相親善屬蜀爾朱榮廢立憕遂還河東止懷舊閭家不交人物終日讀書手自抄略將二百卷唯郡守元龔時相要屈與之抗禮懷儁謂憕曰汝還鄉里不營産業不肯娶妻豈復欲南帝憕亦不答意普泰中拜給事中加伏波將軍及齊神武起兵憕乃東遊陳梁間謂挾人幸通曰高歡阻兵陵亂方始關中形勝之地必有霸王據之乃與幸通俱游長安侯莫陳悅聞之召爲行臺郎除鎮遠將軍步兵校尉及悅害賀拔岳軍人咸相慶慰憕獨謂軍司傅長高曰悅才略本寡輒害良將敗亡之事其則不遠吾屬今即爲人所虜何憂之有平長高以憕言爲然並有憂色尋而文帝平悅引憕爲記室參軍孝武西遷授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封夏陽男魏文即位拜中書侍郎加安東將軍大統四年宣光清徽殿初成憕爲之頌

魏文又造二歌器一爲二仙人共持一鉢同處一盤鉢蓋上有山山有香氣一仙人又持金瓶以臨器上傾水灌山則出於瓶而注乎器煙氣通發山中謂之仙人歌器一爲二荷同處一盤相去盈尺中有蓮下垂器上以水注荷則出於蓮而盈乎器爲鳧鴈鸂鶒蜂蝶以飾之謂之水芝歌器二盤各處一牀鉢圓而牀方其中有人三十才之象也皆置清徽殿前器形似瓶而方蒲則平溢則傾燈各爲頌皆爲時所稱大統初儀制多闕文帝令燈臣盧辯檀奏等參定之自以疏離世故不聽音樂雖幽宅獨處嘗有戚容後坐事賜死子舒嗣官至禮部下大夫儀同大將軍聘陳使副

列傳第七十